中華民國十九年第二期
本誌第十八年第二期

地學雜誌

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敎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删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費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北海公園團城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一、羅布淖爾及最先發見喜馬拉雅山最高峰問題……斯文赫丁博士講 張星烺教授口譯 聶崇岐筆記（一五五）
二、片馬考（續完）……白眉初（一六一）
三、建設民國地理博物院意見書……白眉初（一八三）
四、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探險隊喀喇崑崙探險記……田園丁譯（一九一）
五、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原因……淪波（二〇九）
六、西藏之今昔（一續）……聶崇岐（二一五）
七、滿洲西北部及使鹿通古斯族……李城九譯（二三一）
八、西康調查通訊……譚錫疇 李春昱（二四一）
九、塔里木盆地之氣候情形……班支譯（二四七）
十、讀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大弨（二五九）
十一、嫩江流域近狀……尉遲正榮（二七三）
十二、雜俎……（二九三）

甲、燕下都考古團工作簡報
乙、西北科學考查團消息
丙、安得思蒙古考查團的工作
丁、沙荒又發見一座古墳
戊、李陵碑的厄運
己、南京戶口新調查
庚、那一國的許多？
十三、會務紀實……(二九九)
甲、斯文赫丁博士講演
乙、本會派人出席英國皇家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

羅布淖爾及最先發見喜馬拉雅山最高峰問題

斯文赫丁博士講　張星烺教授口譯　聶崇岐記

中國地學會去歲邀鄙人爲名譽會員，今又囑爲諸君講演於此，盛寵殊榮，曷勝銘感。今日鄙人所欲言者，一爲羅布淖爾問題，一爲最先發見喜馬拉雅山最高峰問題。請先言前者。

二千年前，中國已知羅布淖爾，彼時稱之爲鹽澤。昔日中國地圖上羅布淖爾之位置，較其實際所在，稍爲偏北。但此亦有故。前有俄人布里茲瓦爾斯基將軍 (General Prezhevalsky)，由西北方來，至羅布淖爾考查，發爲論文，謂中國地圖上之羅布淖爾位置大誤。其時德國地學大家李希荷芬 (Richthofen)，力駁布氏之說：謂中國地圖，亦係曾經調查，並非閉門臆造者，其圖上羅布淖爾方位，雖與布氏所見者不合，諒係塔里木河，時改厥道，湖身隨之變遷有以致之也。

鄙人以羅布淖爾問題，頗饒興味，決作實地踏查，以尋究竟。於是由敦煌而行，橫穿白龍堆沙漠，携測量器以測地之高下。至中國圖上羅布淖爾附近，見其地雖黃沙瀰漫，但頗低下，且枯蘆槁葦，蚌殼魚骨之屬，所在多有，知其必爲古湖遺跡也。至一高阜，發見古城殘址，掘其一室，得舊日文件一百五十七件，或爲中文，或爲佉樓沙文，此外得木牘竹簡等物

頗夥。後經專家鑒定，知多為東漢時物，而此沙掩圍蔽之荒城，卽赫赫有名之古樓蘭也。樓蘭當古代東西交通大道，羅馬及波斯絲販，多至其地。又以其不徙當商業衝途，且為軍事要區也，故常為中國與匈奴交爭之地。近荒城處，有庫魯克河 (Quruq Darya) 涸道。惟所得文件中，有乘船渡河，中流船壞之記載。是知當樓蘭盛時，河水必汪洋浩瀚也。羅布淖爾在唐時，又稱蒲昌海。由其時載籍稽攷之，知其位置尚未南移。元初馬哥孛羅東來，係遵南道，謂曾經羅布鎮；但其遊記中除記載沙磧中鬼魅迷人之事如法顯玄奘所言者外，對於羅布淖爾，則隻字未曾道及。羅布鎮今已湮沒，遺址何在，尚不得知；惟由其遊記推之，諒在今羅布淖爾附近。設鎮臨大澤，馬氏絕不能不加以敘述。故以理度之，直至馬哥孛羅東遊時（西元一二七一）湖址或尚在今湖之北，一如中國地圖上之方位也。

鄙人於一九二五年曾發表一論文，略為闡明羅布淖爾遷徙之故。該地多風暴，起時挾多量沙塵，止時沙塵降落。其落於岸上者，俟風起時又復吹起；而落於水中者，則皆沉積湖底。加以塔里木河挾沙泥注之湖中，於是湖底愈積愈高。水勢就下，遂不免漸漸遷徙。若遇塔里木河改道，則更足促湖身之他移。湖身遷徙後，風暴依然頻作，其舊湖身積沙，因風吹漸少，復變低下，而新湖又因塔里木里河所挾泥沙及風沙沉澱作用，漸漸填高，迨至不能容水

時，遂又就改注舊處。如此循環遷徙，故湖之方位，有時南有時北也。

前歲中西學者有西北科學攷查團之組織。鄙人為西國團員團長，隨衆西遊。西元一九二八年（民十七）二月十八月行抵吐魯番。詢土人以由該地至婼羌之道。土人謂南有大河，無舟楫不能渡。鄙人初聞頗驚訝，蓋昔日遊其地時並無所謂有水大河也。顧土人言之鑿鑿，遂遣助手前去調查，方知乾涸已不知若干年所之庫魯克河，今又有水矣。團中曾遣數人分在婼羌庫車等處測驗氣象，由其歷次報告，更知塔里木河又歸昔日已涸之道，而羅布淖爾，亦北移矣。據此更知足明中國地圖上之羅布淖爾並未錯誤，李希荷芬之理論亦已證實。惜布氏云亡，李亦謝世，不克生見其所爭持之問題，已得解決。不然，則二人定甚快慰也。

鄙人常維動植物蓋皆隨水澤轉移，由羅布淖爾之改易方位，即可證之。昔日鄙人遊羅布淖爾涸床及其附近諸河故道時，一望荒涼，毫無生機：植物則檉楊蔗萊，遇火即燃；動物則魚鼈蚌蛤，僅存軀殼；人類除好奇心之驅使者外，蓋鮮有至其地者。迨南部有水處，則蒹葭蒼蒼，林木遐茂，水族充斥，禽鳥翔集。環水漁家連屬，衆網投竿，聲相聞也。更有鴻雁之屬，春日由南而北，或秋日由北而南，常以該地為憩息之所。今則以湖身北移，喀喇布剛及喀喇閎山兩泊皆瀕乾涸，昔之生氣勃勃者，今則死氣沉沉，而北部則以水源復至，頓呈活潑

氣象，人烟輻湊，生物漸萌。設鴻雁又來此憩息，定當驚異其景色頓殊，方位頓易也。士人謂庫魯克河水泉復至，爲時不過七年；然則羅布淖爾之完全由南移北，當亦在近七年中。鄙人之羅布淖爾遷徙學說，居然能目覩其證實，其快慰當不言而喻。而中國地圖上之羅布淖爾方位，在瀕於被人推翻之際，忽得實證，明其不誤，亦實堪引以爲自豪。至於懸議垂四十年之羅布淖爾問題，得以解決，其爲地學界之大事，固無庸贅述也。茲請停止羅布淖爾問題，一言孰爲喜馬拉雅山最高峰之最先發見者。

喜馬拉雅山之最高峰，世人皆知爲額非爾士矣。命名之由，應略述之。西元一八五二年，英國印度測量總局，派倭安珠(Andrew Waugh)赴喜馬拉雅山一帶測繪。倭氏一行，用三角測量法，測得一峰高度爲二萬九千零二呎(約合中國十五里)，遂將此事報告總局，其時此峰尚乏定名也。後五年，倭氏回英倫，以前任印度測量總局局長額非爾士爵士，於印度測量事業上，厥功甚偉，且又曾至此高峰之下，遂提議以額非爾士名此峰，獲得英國地學界贊同，於是名稱始定。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英國皇家地學會派楊哈斯班等作額非爾士峰之攀登。至距山頂二百米之地，隊員二人凍斃，不能再上，廢然而返。據彼等云，峰高實爲八千八百八十四

公呎（約合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七呎）。自此次功敗垂成後，繼起試行者雖尚無人，然英國人每謂首先發見此峯者爲英人，則攀登此峯最先成功者亦應爲英人，方足稱有始有終。夫首先發見此峯者果爲英人歟？是不可不根據事實，一爲辨證也。

西元一七〇八年（按爲清聖祖康熙四十七年），清康熙皇帝派天主教士分赴全國，爲大規模之測繪，大清一統志，因得完成。惟尚缺西藏一區。帝乃遣人與達賴喇嘛商酌，徵求西藏地圖。迨圖成，過於簡略，大不愜意。遂命二少年喇嘛從天主教士學地圖測繪之法，學成後派赴藏地測繪。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圖成，頗爲精密。於是製就銅版，刊印庋藏，同時送一部與法國，酬天主教士之功也。一七三三年，法人奥斐（d' Auville）譯圖爲法文。鄙人在一九二二年曾得細觀此圖，見適當所謂額非爾士峯之處，有山名珠穆朗瑪（Chomo-Lungma. 法文拼爲 Jchomo-Lancma）。山旁更有山曰札陵音（Dsuring-Pu），今英圖稱之爲高里三咯附（Gauri-Sankar），實則土名本爲札陵音，與中圖所載正合也。「珠穆朗瑪」，藏語意爲「聖母之山」。藏南高峯之終年積雪者頗多，何以彼時調查獨將此山名於圖上乎？豈非以其巍峩雄峻，目爲聖山，而特別標明之哉！然則此峯之最先發見者本爲中國政府所派之調查員，非英國印度測量局所派之調查員，其時間相差約一百六十年。且峯本已有名，英人此

舉，未免顚倒先後，畫蛇添足。鄙人俟稍有暇晷，當爲文以正之。

介紹博大精深的

中西交通史料滙篇

全書六巨册　一百二十萬言

此書爲本會會員張星烺先生編撰　全書六巨册，一百二十萬言。第一册爲上古時代中外交通，凡一百三十六面。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由漢初至宋末，凡二百三十面。第二册爲元明兩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凡五百九十二面。第三册爲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凡二百二十六面。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凡三百二十八面。第四册爲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凡三十面。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凡四十面。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凡三百三十六面。第五册爲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凡五百六十一面。第六册爲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凡五百五十八面，增補及修正凡二十五面。所有四千年來自上古至明末清初之中西國際交涉，通商，傳教，人種遷徙，文化交換，知識相通，無不詳載。洵爲空前未有之巨著。欲研究古代中國外交史，商業史，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地學史，及欲知中國在世界上之過去地位若何者，皆不可不一讀此書。出版僅兩月，歐美圖書館來購者紛紛，其價值即可知矣。全書實價大洋七元五角，外埠另加郵費四角五分，國外另加一元。

總發行所　北平李廣橋西街輔仁大學圖書館

代傳所　本會

片馬考（續完）

白眉初

第七章　附載

壹　明代滇省西南邊十八土司考　附十八土司跨據圖地一覽表

滇省西南十八土司之名，昭垂於地誌者，蓋已久矣。然一究問其地位奚若，沿革若何，往往朦朧髣髴，莫克辨識——此亦後之研究滇緬疆界及考查片馬之一種障礙也。明騰越司馬吳宗堯曰：

「……正統以來，經略西南夷者，設爲宣慰司六，禦夷府二，宣撫司三，禦夷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建置之法，地廣秩崇者遠，地狹秩卑者近。近者倚爲藩籬，故撫治之所常及；遠者疏其約束，故法令之所簡施。遠如孟養，阻貢於西，最爲荒僻。緬甸八百老撾，地皆瀕海。木邦車里孟密又在其內。凡此七夷，地大而民衆，據險阻兵，不可號令，於我若無所統。然其勢均力敵，彼此頡頏，不敢妄動，似可借爲牽制之術；但恐尾大不掉，恐難駕馭。若切近小夷，吾方恃以爲屏翰。彼乃畏服遠夷，敵兵一臨，膽落氣喪，而屏翰已撤矣。……」

上述係明代情形，今則尚在境內者半。淪於英法者半。茲特一一疏證於後：

甲　六宣慰司

一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跨滇南瀾滄江流域，北元江流域界，南踞英領緬甸，法領安南境，今所謂江洪地也。其地半在國內，半淪英法。

地理　瀾滄江斜貫境內，過九龍山東麓，有九龍江之名。又有沙木江，自東北來注，疑即今圖之梭羅江也。九龍山即在司治後；故司治倚山臨江，頗稱險要。北境有普洱山，山阼又有一山曰光山，蜀漢孔明營址(?)在焉。

沿革　古爲產里。呂覽：「……伊尹令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後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厥後不通中國。至元憲宗時，遣將兀良哈台伐交阯，經其地，所部悉降。元大德中，始置徹里軍民府於此。明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爲宣慰使司（宣慰刀姓）。

二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東阻大金沙江（滇緊引古志云，「滇有金沙大江，水勢甚盛，緬人恃爲險。自孟養境內流經司界，下注南海洋。」），南至海，北至隴川宣慰司界（明代隴川亦即孟養），

西至戛里（戛里尙在孟養之西南）。

地理　滇繫云，「…大金沙江在司北江頭城下，其上流即大盈江也。」是緬甸所據之金沙江，尙應在大盈江之南。又云，「江頭城東北去騰越州十五日程。」夫城名「江頭」者，含有境內之江頭之意，準其里程，當在今八募之南不遠。

沿革　漢爲撣國，唐爲驃國，至北宋始謂之緬。徽宗崇寧四年，緬，波斯，崑崙俱入貢。元至元二十年破緬，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元成宗大德初，曾封緬酋爲緬國王。明洪武二十七年，緬叛，沐英討敗之；二十年始置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自是屢來朝貢，土司皆莽姓，清乾隆間，再征服之。光緒中，淪於英。

三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北端跨今滇省西南隅鎮康龍陵以下潞河流域。今潞江盤旋界外作弓狀，正其境也。古所謂由姚關（在保山正南，龍陵正東）西渡喳哩江（即怒江），十二程至其地者是也。滇繫謂西界緬甸，北界芒市。芒市在今龍陵縣南境，是北端在中國境。今大部淪入英領緬甸。

地理　喳哩江自芒市流入境，又西南入緬甸界。

沿革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爲蜀漢木鹿王之苗裔。元至元二十三年，始立木邦軍民總管府。明初內附，改木邦府，後改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兩。永樂正統間，屢從征有功，益其地，故在六宣慰中，分土最遠。隆慶以後，附於緬，清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罕宋法舉衆內附，今淪於英。

四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跨踞今暹羅國之北境，擁有湄南河上流平原之地，其東北與老撾車里接界，西北與木邦接界，北距滇界約千里。

地理　北界有南俗喇山，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產巨象。民皆僰夷，刺花樣於眉月間，見客則把手爲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夙有「慈蒼國」之名。

沿革　原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得志，後遣使招撫。順帝元統初，始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嘉靖間，景邁城爲緬所併，其酋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萬曆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許。續文献通考，「整賣即景邁，即八百媳婦

國，其所屬有十八大猛，十八小猛，地周三千餘里。」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齊納提，舉衆內附，授宣慰司職。同年，耿線頭目納券，亦舉衆內附，授宣慰司職。

五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在大金沙江與大盈江會口之西，即野人山部之西南麓。滇繫云，「……東至大金沙江，北至干崖宣撫司（司治在騰越西南大盈西江會口）界，南至緬甸，西至大古喇（即今擺古）。

地理　滇繫云，「大金江在司東，即大盈江之下流也。明正統十一年，麓川餘孽思機法據孟養，詔沐斌調緬甸木邦等兵征之。至金沙江，遣使招諭，許赦其罪，竟不出。而緬木二夷，亦不敢渡江，遂還。十三年，王驥復征之，抵金沙江。賊據西岸立砦堅守。驥造浮梁亘數千尺，遂渡江，拔賊柵，乘勝至孟養。諸夷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王師至此，眞天威也。……」

沿革　孟養之通華，始於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明宏治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兩爲差發。正統以還，麓川緬甸相繼作亂，孟養爲所阻隔，然萬歷十七年曾進象貢方物。清初定鼎，孟拱

孟養首先內附，見於毛奇齡蠻司合誌。乾隆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輸誠効力。迨緬甸誥服，中國以孟拱孟養木邦蠻暮還緬甸，自是遂不我屬。

六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位置　老撾在瀾滄江下流，今法領安南西北部，北界車里，南接八百大甸。

地理　略

沿革　老撾俗呼撾家，古越裳氏地（？）。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其酋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乙　二禦夷府

一　孟定禦夷府

位置　在滇西南界上南丁河之南岸，其東卽耿馬宣撫司境。其疆域東接雲州（今雲縣），南至孟連，西至隴川，北至鎮康：全在今雲南境內。自姚關（在潞江之東，北緯二十四度半）南行八日入其境。

地理　喳哩江自潞江安撫司流入境，又南流入芒市界，爲府境之險要。

沿革　古蠻夷地，本名景麻甸。元至元十五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

府，額徵銀六百兩。

二　孟艮禦夷府

位置　在雲南界外瀾滄江怒江間，東界車里，西界木邦，北界孟連，南界八百大甸，在姚關南二千里。

地理　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古時其酋居於府樓，有妻數百人，出入以象，名曰象馮。

沿革　古與中國不通。明永樂四年來歸，授孟艮府。後為木邦兼併。清乾隆三十一年，地內屬，授其頭目召丙為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今為英領。

丙　三宣撫司誌略（附孟衛耿馬二宣撫司）

一　南甸宣撫司

位置　在今騰衝縣西南境，南界隴川宣撫司，東界潞江安撫司（在騰衝東南，潞江西岸），西越野人山直抵大金沙江岸。姚文棟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大金沙考曰：

「……按永昌府志云，『南甸轄部有羅布司非，小隴川，皆百夫長分地，知事謝氏居猛宋，閟氏居蠻西，屬部直抵大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南牙山甚高，延袤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據此為險。』此一證也。騰越廳志云，『

南甸所屬羅卜思莊與小隴川分地，其世襲知事者二：曰謝氏，曰閻氏。謝氏居戛宋，閻氏居蠻西，所部亞獨，直通蠻莽江。」又云，「司南百里為南牙山，險峻，延袤百餘里，為入緬之大路。上有石梯，緣梯而上，有木柵周一里。昔王驥破麓川，取道於此。前通銅壁關，關外布嶺垂峪，舊為百夫長地。」又云，「踰蠻達，外有岡總戶岡近孟養，故南甸所部，直抵大金沙江。」此又一證也。南牙山即俗所稱野人山，石梯之險，今猶在焉。山中有三道，一出蠻達，一經石梯之險，皆以山外之大金沙江為界。此南甸形勢之大概也。按南甸本名南宋甸，自明初分地授職，終明之世，未嘗更改。故明史成於本朝，亦稱其屬部直抵大金沙江，地最廣，未嘗言其失地於緬也。議者乃謂陳用賓築八關，而關外之地棄之域外，斯亦謬矣。國初以來，南甸早隸版圖，至今提封無恙。官書如大清一統志，皇朝三通；私家著述如顧祖禹方輿紀要，毛奇齡蠻司合志諸書，皆有南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之明文。豈非歷歷可信之確證乎？……」（滇事危言第二十三頁）

地理

司治倚半個山。山巔北面恆為冰雪，南則炎瘴如蒸。古人謂此天限蠻夷也。南牙山在司南八十里，甚高峻，如建牙然。延袤百餘里，官道經其上，樹木陰森，石棧重疊，

夷人據以爲險。

沿革 舊名南宋甸。元至元二十六年始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從征麓川功陞宣撫司，屬部直抵大金沙江，與迤西(即孟養)地方，犬牙相錯，幅幀之廣，爲三宣冠。今屬騰衝縣境。

二　干崖宣撫司

位置 由今騰衝縣西行二百里，出黃連關即至其境。東西北三面俱界南甸，南界隴川。

地理 地有平川，衆岡棋置。北山曰雲晃，在司南十五里。上有瀑布，流爲雲晃河，南流與雲龍河合，曰安樂河，灌田千餘畝。氣候甚熱，四時宜蠶，土人以其絲織成五色土錦。

沿革 舊名干賴賧(音淡，蠻夷以財贖罪也)，白夷居之。元順帝時內附，至元十二年始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時改爲干崖長官司。正統八年，升宣撫司，今屬騰衝縣境。

三　隴川宣撫司

位置 跨騰衝龍陵兩縣西南境，大部屬龍川江域，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北至南

甸，今司治在鐵壁關內，南碗河東岸。

地理　隴川城在今瑞隴江北岸，西經十八度三十七分之處，今爲孟卯。明初隴川宣慰司治此。王驥征隴川之地也。大金沙江自干崖南流入境，又南流出境，入孟養東界。

沿革　古爲白夷地。元中統間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隴川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七年置隴川平緬宣慰使司。正統三年，土酋思任發叛，六年討平之，遂革宣慰司。十一年復置司於籠把之地，改曰隴川宣撫司。今據騰衝龍陵兩縣境。

附一　孟密宣撫司

位置　在龍川江下游南岸，即大金沙江東岸，全不在國境之內。東界木邦，西界緬甸，北界蠻莫。

地理　司有磚城。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礦（在司南，滇程記：「由隴川十日至孟密，又二日至寶井，又十日里緬甸。」），估客雲集。

沿革　明爲木邦宣慰司部落。成化十九年，始析置孟密安撫司，屬灣緬州。萬餘十三年，改爲宣撫司，直隸布政司。今淪入緬。

附二　耿馬宣撫司

位置　在滇省西南部，瀾滄江支流南別河及怒江支流南丁河之間。東至威遠（今名景谷），北至鎮康，西至木邦，南至孟連。

地理　北境有邦馬山——即他念他翁大山脈之一部——貫司境南走，為公明山，今為滇緬未定界之一。

沿革　明嘉靖中，木邦兼領孟定，後叛附緬甸。萬曆十三年，官兵擒其叛酋，斬之。設宣撫司。

丁　四猓夷州

一　灣甸猓夷州

位置　在哀牢山南，瀾滄江潞江間。東至雲縣，南至鎮康，西至施甸長官司，北至順寧。

地理　姚關在州西北七十里。地多瘴癘。

沿革　古細賧甸地。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今夷為鎮康縣一村。

二　鎮康猓夷州

位置　在滇省西南端，潞江之東，東至孟連長官司，南至孟定土府，西至潞江安撫司，北至

雲縣。

地理　今屬鎭康縣，土昧磽瘠。東擁大雪山，西瀕馬龍河（一名鎭康河，西注潞江）。

沿革　古石賧蠻，黑僰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鎭康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三年改爲鎭康土府，十七年降爲土州。民國改土歸流。

三　威遠猓夷州

位置　在瀾滄江東南，跨北迴歸線上，有巴景河，自景東縣無量山流來，繞城東而南，流注瀾滄江。

地理　蒙樂山卽無量山，在景東縣北八十里，西南走，經本縣境，入鎭康縣境。

沿革　唐爲南詔銀生府地，大理時爲僰夷所有。元中統三年舉降之，至元十三年立威遠州。明仍之。淸爲威遠鎭，屬普洱府，民國改名景谷縣。

四　大侯猓夷州

位置　在瀾滄江西岸，漾濞江口對岸之南。

地理　蒙樂山脈自景東縣西走入境。

沿革　古流佑蠻地，卽白蠻之所。元中統初內附，屬施川路。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

。正統三年，改爲大侯禦夷州。萬曆二十五年改爲雲州，旋卽改設流官，屬順寧府。民國改稱雲縣。

戊　一安撫司附潞江安撫司

一　蠻暮安撫司

位置　今全不在國境之內。瀕大盈江與大金沙江會口之新街，卽蠻暮土司也。大金沙江自此南流，穿大葫蘆口，出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面窄而底極深，卽有各之瑞姑險隘也。再南流，則龍川江自東來注之。蠻暮領地，卽在大金沙江，大盈龍川兩江之間，故大盈江一名蠻暮江，而龍川江有那莫江之名。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實隴川之右臂」是也。故蠻暮南界孟密，西界孟養。

地理　等練山在今騰衝西境，南北縱走，卽野人山之一部也。蠻暮土司在其西蠻哈山下。蠻哈山如象夯，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

沿革　本孟密分地，明萬曆十三年析置安撫司。

附一　潞江安撫司

位置　在永昌騰衝間，南負高黎貢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實咽喉也。

地理　民皆僰夷，地多瘴癘，夏秋之交爲酷。蠻名怒江甸。

沿革　元至元間，隸柔遠路。明洪武十五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十九年，陞安撫司。

己　二長官司附孟連芒市二長官司

一　里麻茶山二長官司合誌

位置　皆在今永昌保山縣境內，小江流域。茶山在高黎貢山脈西板廠山一帶，跨今片馬北部地。里麻在姊妹山附近一帶，跨今片馬南部地。

地理　續通考云，「茶山地在騰衝西北五百里，地瘠土寒，不生五穀。里麻與茶山接壤，其人因峨昌蠻。」又云，「界外野人，赤髮黃睛，樹皮爲衣，夜宿樹上，醜惡凶悍，逢人即殺，無酋長約束」。

沿革　明永樂三年，孟養叛，茶山不從，自詣闕下，授長官司。里麻亦以拒孟養功，授長官司，今爲登梗土司地。

附一　孟連長官司

位置　在今滇西南界內板河與南壘江之間，東界車里，西界木邦，南界孟艮，北界威遠。

沿革　古哈瓦蠻地，當即今論之野犿狋地也。明正統間，平麓川，始來歸附。

附二　芒市長官司

位置　在今龍陵縣南境，西南界隴川，東界鎮康，北界潞江安撫司。

沿革　唐時名芒施蠻。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九年改置芒市長官司

附十八土司跨據國境一覽表

等級	名稱	跨據地帶
宣慰司	車里	在瀾滄下游，半在國內，半淪國外。
宣慰司	緬甸	跨大金沙江流域，淪爲英屬。
宣慰司	木邦	跨滇邊潞江流域，淪爲英屬。
宣慰司	八百大甸	今爲暹羅北境。
宣慰司	孟養	跨大金沙江上遊，今淪英屬。
宣慰司	老撾	在瀾滄江下游之東，淪爲法屬。
禦夷府	孟定	跨潞江流域，南丁河流其境，余在國內。
禦夷府	孟艮	居瀾滄江潞江間，余在國外，淪爲英屬。

宣撫司	南甸	跨大盈江流域，屬騰衝縣境，北野人山以西淪於英。
	干崖	居滇省大盈江與檳榔江會口間，屬騰衝縣。
	隴川	跨滇境龍川江流域，屬龍陵縣。
	孟密附	跨龍川江下游，大金沙江東岸，淪爲英屬。
	耿馬附	居滇境瀾滄江潞江間，在孟定東，屬緬寧縣。
羈縻州	灣甸	在滇境瀾滄江潞江間，今爲市鎮。
	鎮康	在滇境潞江東岸，今爲一縣。
	威遠	在滇境瀾滄江流域，今改名景東縣。
	大侯	在滇境瀾滄江流域，今爲雲縣。
安撫司	蠻莫	跨大盈江下流，淪爲英屬。
	潞江附	跨滇境潞江中流，屬保山縣。
長官司	茶山	片馬之北，淪於英。
	里麻	片馬之西南，淪於英。
	孟璉附	跨滇境瀾滄江潞江間，今屬瀾滄縣。
	芒市附	滇境龍川江東，屬龍陵縣。

二　王驥三征麓川考略

麓川卽今雲南省地圖之隴川。考今雲南之隴川，在騰衝縣之西南，龍川江之西，卽南碗江之東。然考元明兩朝時，麓川土司所在之地，則爲今龍川江流行於滇緬界上北岸孟卯之地，當元世祖中統初，其酋多線瓜內附。至元十三年始立麓川路宣撫司，其地點居芒市之東，亦卽今龍陵縣城之東，皆古白夷之所居。厥後麓川宣撫司之職爲思氏所奪。朱明開國，思倫法（法者君長之意），思行法，思任法相繼襲職，凡六十年，屢抗王師。英宗正統六年，遂遣王驥征之。

王驥字尚德，直隸束鹿人，永樂中進士，兵部尚書。麓川思任法爲逆時，黔國公沐晟條上攻取策。中官王振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驥亦願自效。正統六年正月，拜蔣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爲輔，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賜驥貴緋衣，朱弓矢，得以便宜行事。馳傳至雲南，部屬諸將，遣參將冉保，由中路趨流定，大軍由中路趨騰衝，分道夾擊。冬十一月，與貴二萬人趨上江，圍其衆，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之，斬首五萬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抵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將宮聚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衝擊之；賊大潰。乘勝至

馬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從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無動，令方瑛以六千人突賊衆，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戞邦諸衆，遣別將守西峨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縱火，風大作，賊焚死及溺江斃者無算。思任發挈二子脫孟養。獲其符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信三十有奇，搗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是為第一次征麓川。

思任法之竄入緬甸也，其子思機法復帥餘衆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後命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等以往。未至，而思機法，遣弟招賽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法，求麓川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正統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十五萬人。驥初檄緬甸取思任法。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冬，大兵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法，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貪木邦水利為脣齒，且慮思機法將以獻其父愈仇之故，不肯獻思任法。驥乃趨者藍，破思機法，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法獨脫去。明年召還。是為第二次征麓川。

當是時，緬人以思任法來獻，而思機法竊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欲罷兵，振意終未慊。思機法請入朝謝罪，迨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之以獻，亦不聽命。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宮聚為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柵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為浮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思機法終脫去不可得。當時官軍逾孟養至孟那海（孟加拉灣？），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遠涉，餉糈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法雖遁去，而其弟子思祿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立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是為第三次征麓川。

三　滇邊八關七隘考

古有散關四：古勇，合澤，猛連，馬面是也。古猛馬面今為七隘之二，合澤近在騰衝城南三十里，猛連在騰衝城東六十里，皆為內地：知明初防禦，較今時為近也。今日所謂八關者，蓋皆係自有明中葉以後。明神宗萬曆十年，緬甸偽主莽紀瑞死，其子應裏嗣，尤狡詐，善用兵，屢犯雲南。明廷累遣劉綎鄧子龍擊敗之。萬曆二十一年，應裏又內犯，時巡撫為福建晉江陳公用賓，鎮永昌，策久遠，乃於萬曆二十三年設八關於騰衝之邊，以遏緬寇，並築堡

於孟夘名曰平麓城，開二十二屯田以備餉糈。自是緬勢不得逞，邊民賴以安：皆川賓之謀也，八關者，一曰銅壁關，設於布嶺，在蠻哈山，南甸宣撫司地，所以控制蠻哈海黑蠻暮之要隘也。二曰萬仞關，設於蓋達山，在弔橋後，猛弄山頂，所以控制港得港落迤西等地之要路也。三曰神護關，設於蓋西後猛戛山，所以控制茶山古勇戛緬迤西等路也。四曰巨石關，設於戶岡息馬山，所以控制戶岡迤西要路也。此四關，皆轄於蠻哈守備。五曰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所以控制蠻暮之水路也。六曰虎踞關，設於邦杭山，所以控制蠻棍迤雜先臘猛密之要路也。七曰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所以控制猛廣猛曲猛密等處之要路也。八曰漢龍關，設於工回。此四關轄於隴把守備。以上明代八關，今只存其六：蓋天馬漢龍二關，已淪入木邦，其工回在今何地，亦不可考矣。乾隆三十五年，設各關正副撫夷，又添置邦中山杉木籠山塢尾三卡，亦有撫夷轄之。

七隘者，一曰古勇隘；隘口在札山。其地自緬箐三十里至黃草塥箐口，二十里至甸頭正龍寺，二十里至田心街，三十里至冷馬，五里至蹠札。其地有天造地設一境，四面圍山，對山名瑯琊山：石峯峭壁，玲瓏出奇，洵稱隘口。其地有路三條通夷境，至小茶山一日，路外即大金沙江，流入南海洋；蠻暮戛鳩地亦可通。二曰明光隘，山崗東汛至明光八十里，其地兩

旁夾江，別有天地。前明時有六廠。其地田塌迤邐，前行約五十里，即到隘口，過此即爲野人境。三曰滇灘隘，明宣宗宣德五年置滇灘關巡檢司，以通事段勝主司事。明季茶山副長官司大亂，此關長吏亦同時並亡。今之土目，起自清雍正年間，以前建置不可考矣。四曰止那隘，在盞西境。其地有江流，由古習體日江入止那，繞盞西赴千崖之海塌江路，通神護萬仞兩關，又通古勇之奔廠山，亦一要路也。五曰馬面隘，舊號馬回關，訛「面」爲「回」，前明古關也。其地遠通雲龍五井，近接十五宣，爲鹽梟出沒之所。六曰大塘隘，即嶺塘關也。路界明光馬面之間，通野夷。其地南越大山，西南繞古勇山北，騰衝之遠脈，即由此而來。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爲寶峯山，又爲雷鼓山，龍光台。自馬鞍山從巃嵸南環赤土鋪而入來鳳山。蓋嶺塘即嶲塘，字相似而傳訛也。班志云，「嶲唐有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今潞江龍川，俱從大塘隘流入中國，其即周水類水歟？第七隘昔爲入永昌道，由魚村天馬臨江木瓜寨石塘黃連河上山心鋪至八灣，其分水嶺即全勝關，爲隘口之一，而今以盞西當之也。六隘均有土弁駐守，惟盞西則無云。

（完）

張譯馬哥孛羅遊記第一冊

—出版了—

享利玉爾氏所注之馬哥孛羅遊記，其搜羅之宏富，考證之精詳，久為士林所推許。該書原計已由本會會員張星烺教授譯出發表。張先生近又將該書本文譯竣，另加補註，分冊付印。第一冊業已出版。共四百餘頁，用洋宜紙精印，定價國幣三元，特價二元。書印不多，購者從速。

發行所　北平海淀燕京大學圖書館

代售所　本會

建設民國地理博物院意見書

白眉初

大哉國土！農鑛林漁水功商港之利，蓋絕一世。然而民智閉塞，民心渙散，委運於天，棄貨於地，對國內宏博豐富之資產，甘任其終古沈埋，而不爲啟發。環顧列強，地利盡闢，乃紛然協以謀我，本其科學之智識，伴經濟之侵略，大有攫我資產，竭我脂膏之勢。不自圖強，將爲世擯！力開國富，疇敢雄觽？當斯際也，我 先總理推倒專制，剷除軍閥，拯救四億胞族於衽席之上，而賦之以純潔民治之權。復本博施濟衆之懷，布遠慮深謀之局，著建國方略一書，爲實業計劃者六，舉水陸交通商工農鑛，無不勘入精微，策馭宏遠，涵蓋萬世，昭垂矩範。今適丁訓政開幕之初，改造革新之會，果能舉國齊心，俾先總理六大計劃，一一見諸實行，斯放三十省區於開明，進四萬萬民族於康樂，直順指間是耳。嗟我國民，承斯秘鑰，遇斯良機，云胡不作，云胡不奮！然進觀民衆，竟殊不爾，尙若茫茫然無所見，偎偎然不知其所措者，其故何也？吾知之矣。

我國幅幁，縱橫萬里：南逾瓊崖，北包沙漠，東括間島，西踰帕原。而蘊積於其中者，內陸外海，山嶽江河，動植飛潛，形形色色，山海經所不及詳，博物志所不及紀；囿居沙原之夫，不覩肥原之豐產；寄生水國之士，未見山國之化工。今進四萬萬人，而命其爲全國主人翁

，貴其開發實業，建設新猷，乃彼並不知國為何形，地為何狀，物產幾許，民俗幾種，農業之殊也奚若，鑛藏之秘也奚若，牧業之蕃也奚若，獵業之博也奚若，漁業之大也奚若，蠶業之複也奚若，林業之培養採伐運輸也奚若，種種工業之變化原料馭使機器也奚若。地貌上，有沙漠，山嶽，邱陵，原野，海岸之不齊；地勢上，有高原，平原，低原之異，地質上，有太古，古生，中生，新生之殊，氣象上，有多風，少風，無風，多雨，少雨，無雨，冷暖乾濕，平變和激之不純——斯順應之道殊焉。人文上有省別，縣別，名城，巨埠，要塞，大鎮，烟村，僻野之不侔——斯措置之術異焉。總之：龐然大國，蘊蓄宏深，具體抽象，繁賾紛紜，蚩蚩衆生，何由暸然其眞象？不能暸然其眞象，而徒責其奏刀解牛，寗有興味，抑亦難矣！然則何以處此？竊以為應速行籌設民國地理博物院，舉民國地理上所有之眞象，而分為模型，地圖，標本，攝影，四部之以表彰之。

（一）模型部之表彰地理也以凸形。就民國山川海岸之狀況，地勢之高低，平原之廣狹，無不按其拔海尺度，準其比例，而披露其縮小之眞狀：（甲）等為全型；（乙）等為省區分型；（丙）等為特別山脈河流港灣湖泊原野之型；（丁）等為名城巨埠鐵路林漁獵牧人種風習等類之型；（戊）等則為各種物產實業上機器物品之型。每一模型，皆標之以簡要說明，俾遊於其中者，舉縱橫萬里之國土眞象，徘徊瞻顧，而伏然於胸中。

（2） 地圖部之表彰地理也以平面。就民國山川海岸之狀況，地勢之高低，平原之廣狹，氣象之變化，無不按面積之比例，而披露其縮小之眞象：（甲）等爲全圖；（乙）等爲省區分圖；（丙）等爲特別山脈河流港灣湖泊原野之圖；（丁）等爲名城，巨埠，鐵路，林漁，獵牧，人種，風習之圖；（戊）等爲風向，雨量，氣溫，等差之圖。每一地圖，皆標之以簡要說明，俾遊於其中者。舉縱橫萬里之國土眞象，徘徊瞻顧，而恍然於胸中。

（3） 標本部之表彰地理也以眞物。就全國物產，分爲動植鑛工四大類：（甲）動物，又分爲飛禽，走獸，水介，昆蟲，四項，舉其有裨於民生衣食住行者，皆求其實物，而製爲標本，綴附以說明，俾遊於其中者認識其形狀，而曉然於其致用之途徑。（乙）植物，則專就農工商業上種種植物之有裨於衣食住行者，皆求其實質，而製爲標本，綴附以說明，俾遊於其中者認識其形狀，而曉然於其致用之途。（丙）鑛物，則就國內各鑛區所產之金屬非金屬各種鑛物，一一臚列，而皆詳紀其地名，地質，時代，開鑛公司之略歷，儲量產量之豐嗇，人工設備之情狀，獲利之盈虛，俾遊於其中者。得鑛業上之明確知識。（丁）工業，則就今日全國已有國立民辦各種工藝成績，一一蒐集其豐富精華，及詳細說明，並附改良方法，然後爲明晰之分類，朗然按序排列於一大室中，俾遊於其間者，得各種工藝之明確知識，而練習評判之思力。

（4） 攝影部之表彰地理也眞相。聯合全國之攝影館，而組織大規模之採集收藏機關，分天然人爲兩大類，（甲）天然類，又分爲三大項，（一）地理上爲內地各省，及蒙，藏，青海，西康，新疆之特殊風景；山峰，河湖，草地，沙漠，海口，港灣，之狀況。（二）物產上；爲農產森林，以及各種動，植，飛，潛，珍禽，奇獸，名花，異草，之丰姿。（三）人種上，吾國民族極繁，如滿洲之赫哲，索倫，鄂倫春，達呼爾，巴爾虎；浙江之墮民，九姓；福建之畲民

，台灣之生番，廣東之蛋民，西南各省之苗，猺，獞，獠，黎，狑，狹，猓，猓玀，等類；甘肅青海之氐羌；新疆之布魯特，哈薩克；外蒙之烏梁海，布里雅特，種種民族，各有其不同之體格精神。吾國民，皆宜認識之，求其攝影，以備觀覽，尤為重要。(乙)人為類。又分為四大項，(一)古蹟上，為歷史上之各類樓台，廟宇，寶塔，金石，陵寢，以及地下發掘之古物。(二)名勝上，如各地之泉湖，園囿，皆是。(三)物產上，如各種工廠，機器，自來水，電燈，電話，土敏土，織布，紡紗，製紙，製麻，各種之精美綢緞，器具，名人之字跡，畫跡，皆是。(四)人種上，全國各地之社會風習，民族服食，居處之歧異，種種不同之構造景況，皆是。

右述民國地理博物院，合模型，地圖，標本，攝影，四部以組織之，其影響如何？其效果奚若？　先總理以聖哲之資，仁慈之念，著實業六大計劃，以富民國，其對象為全國地文人文之實物。乃今四億民衆，如尚渺然不知全國地文人文之何狀，而驅其推行明訓，是何異瞽夫行路，昏夜觀花？費盡氣力，而不能得其結果也固矣。然今欲抽四億民衆之優秀者，旅行縱橫萬里之國境，以開智識，善矣。必須費數載之光陰，數萬元之資斧，而後可。然究其所得，對於繁複之地文人文，仍恐未必能攝其大要，瞭然於心中。今如設大規模之地理博物院，佔地不過數畝；遊覽者，費時不過旬月，需欵不過百元。苟精心賞玩之，不難舉全國地文人文。精粗，巨細，詳略，表裏，皆得其要以去。縱使國民肆意觀覽，不須十數年，斯遍全國精深博大之資產，一一印入四億胞族之腦中，則實業之興味由此生，實業之志趣由此啟，實

業之資本由此集，實業之富源由此開，於是進中華民國爲全世一大實業之國；溯其由來，必自開辦民國地理博物院始也。開辦地點，以設在北平故宮三殿並天安門上爲宜。如此則全國人民，濟濟來遊，與保存北平繁榮關係尤鉅。

且夫民國地理何物也？嶽峙淵渟，清江繡野，表裏掩映，艷若一幅美畫，展佈於亞洲大陸之上：此吾祖若宗，五千年來，披荆斬草之境；此吾四萬萬人子若孫，永久生命寄託之區；此吾輝映宇宙，獨立文化發源之土，此吾戰勝異族，拓展殖民之軍餉接濟之墟；此吾精研百種科學一大天然實驗之場所；此吾發達物化文明供給原料之庫藏；此吾帆輪梭織溝洫星羅建設之方輿；此吾十萬里鐵路百萬里馬路敷佈之基磐；此吾陸離光怪物產之博物院；此吾聰明偉大民族之跳舞臺；此吾中華民國億萬斯年長足進步之立足地。崑崙舒脈，揚子瀉流，岸線縈青，國海擁翠，獨於大千世界上，開此最大洲中最大國，表蘊無量之富，裏藏無窮之寶，苟啟而發之，實有不可悉數之道路，不可思議之化工，不可殫述之能力，不可注視之光芒。利吾民族之物，蓋莫過如斯矣！　先總理有鑒於斯，創實業計劃者六，宏綱細目，萬緒千條，總不多乎闡揚此神洲大陸之奧藏。果克達到目的，必能進民國於樂利之天，而爲二十世紀地球上光榮之民族。果爾，吾民何不奮發興起，以期提早觀成。然而難矣！何則？國境如此其

大也，今欲使人人領略其條理，已有累世莫殫之勢，況云實行哉！然果開辦地理博物院，則化至難爲至不難，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其理奚在？以一人而徧遊全國，歷程數萬里，閱物數萬種，費時十數年，縻旅費數千以至數萬元。一人且如是，何況人人？然而開辦地理博物院，則縮萬里於方寸，縮萬象於一覽，縮十年於旬月，縮千元萬元爲百元。國人遊行其間，不十數年人人畢業，宛然以一人之行程，爲億萬人之行程，以一人之閱覽，爲億萬人之閱覽，以一人之旅期，爲億萬人之旅期，以一人之路費，爲億萬人之路費。是眞融萬象於一目，集兆民於一堂，化千校於一室，盡百年於一旦；謂之芥子中放出光明世界，非妄言也！循環瀏覽，交互討論，不十數年間，黃渤嶺海之民，滿蒙隴回之士，莫不抵掌而談其體之全國地理現象。斯興味濃，斯智識開，斯股本集，斯大業成，是開辦地理博物院，洵足稱民國開幕時第一要務，訓政肇始時要一暫行，建設發端時第一秘訣，民國光榮歷史上之第一營造物也。今世東西列强，對於一鐵路，一橋梁，一園囿，一山水，一名學基業，一複雜結構，往往製成模型，縱人觀覽。況我中華民國，丁改運革新之會，舉全球十分之一之寶地，委諸世界四分之一教育幼稚之民族，期其澈底建設，果如理想而實現焉，其結果，必將震驚萬國，炫耀千古，登五族於樂國，化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國土，爲文明燦爛之仙鄉。何惜數畝之地，數

十萬之金錢，而不組織民國地理博物院，以喚醒渾渾噩噩之民衆，而垂示洪範於億萬斯年哉？余蓄此意數載矣。祗以時局不靖，提倡無緣。今當統一告成，新政發軔之初，苟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暢，是上無以對　先總理，下無以對萬世，外無以對國民，內無以對良心也。爰濡筆揭述其略，期望當局採擇！

上文是白先生在前年所謂「北伐成功」，「訓政開始」後發表的，距今已一年餘。現在大多數中山信徒，黨國要人，正在熱烈地去幹那「擁護」「打倒」的勾當，從事軍事或政治生活，以謀國家的前途的光明。什麼民國地理博物院，誰有閒工夫注意這種勞什子玩意兒！白先生提倡的苦心，簡直是白彈琴！不過這種設施，是極必要而且是極有價值的。盼望學術界同志們，努力奮鬥，在世界末日以前，完成這種計劃。

編者

請看第一六〇頁廣告。

中國地名小辭典

第一集　現代之部

中國現值改革之際建設怒發地名紛耘觸目皆是莫可究詰實爲各界同感之苦痛欲除此苦宜入手中國地名詞典一編以爲快自民初熱心搜集者垂三十年今已積滿箱篋約分三類

一、爲縣邑類　中國縣名約千九百加以新增新改縣名暨各大都會名城巨埠車站驛汛軍台牌博郵局地點以及改革建設應有之主要名詞收入達兩萬以上

二、爲村鎮類　舉凡要塞關隘市埠碼頭名村巨埠車站驛汛軍台牌博郵局地點以及改革建設應有之主要名詞收入達兩萬以上

三、爲自然類　舉凡山脈山峯江河湖泊港汊沙洲原野戈壁軍港商港及一切海灣島嶼物質建設篇中一切名詞收入達四千以上

綜計名詞將及三萬個擬從頭整理按筆畫多寡以次排列體例緊嚴就前期北精要應多儘多應少儘少期其勻適前列縷目極易檢閱布皮金字宜紙精印裝璜美麗爲袖珍本携帶便利誠改革建設時代國民應携之利器各界宜備之密寶也今擬以六個月爲整理時期以四個月爲印刷時期自十九年二月開始工作至十一月內出版凡中外紳商軍政實業旅行各界尤應購置以供不時之需

定價及郵費　全一册　定價四元　郵費三角

預約價及時期　五月一日以前三元　以後四元　九月一日預約截止

預約辦法　外埠匯款購券開明地點並附郵票九分以備寄回書券保險之用

預約券總發行所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啓

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探險隊喀喇崑崙調查記

司波利他公 (H.R.H. The Prince Aimone, of Savoia Aosta, Duke of Spoleto) 著。　田園丁譯

一九二七年裏，米蘭城 (Milan) 有一私人委員會成立，資助往喀喇崑崙的探險隊。因亞爾平會 (Alpine Club) 之米蘭組及意大利皇家地學會之贊助，得草成一個全體的計畫：一方以善於登山的人試行攀登喀喇崑崙之最高峯 (第二克峯 Mount K2)，同時隊中之專家則去探查與波爾托羅冰川 (Baltoro) 有關的地理的問題，做地形的測繪，重力和地質的調查，幷搜集動植物的標本。

以喀喇崑崙命名的山系位西部喜馬拉雅山之北，印度河與上葉爾羌河 (又名羅斯干達里雅河 Raskam Darya)，西限吉爾吉特 (Gilgit)，東隣施亞克 (Shyok)。世界上再見不到有這些大山和冰川的地方。除了第二克峯，以外還有十個二萬三千至二萬八千呎的高峯，圍在波爾托羅冰川的四周。雖然這區域曾為屢次攷查團的對象，但從登山以及科學的觀點來看，當下的工夫，尚有很多。

這委員會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才有了決議。若手組織並出發攷查已是太遲了：在喀喇崑崙高大的冰川上工作，適當季候，僅限於四月和九月間的幾個月。於是就決定先做一種初

步的調查，目的是將彼時能爲下一季預備的一切的東西和食料，帶到並儲存在阿斯克里（Askole）——到冰川去路上的末一個村落。菲力比博士(Dr. De Filippi)練達的指導和他兩次考查喀喇崑崙的經驗，裨益我殊非淺鮮。

我於五月底到了孟買城，蒙該地熱烈的歡迎。印度政府與我以種種可能的帮忙，而我特別欣感的就是馬遜少佐(Major Mason)。他曾於一九二六年探查沙士岡谷（Shaksgam Valley），他那有價值的指示，對我有莫大的帮助。

五月末，抵斯立那加（Srinagar）；七月初又離開那裏，二百匹小馬裝載什物，向勃律斯坦（Baltistan）首邑斯喀爾都（Skardu）出發。到斯喀爾都去的大路有兩條：其一是過多塞（Deosai）平原，其二是循信德(Sind)，得拉斯(Dras)及印度諸河流域而行。我們決定去時取第一條路，回來走第二條路，以便儘量的熟習地理和來年我們所要接近的土人之情俗。我們過了斯喀爾都，並從那裏渡過了印度河，向施加耳(Shigar)和布累爾多（Braldo）谷走去，抵阿斯克里村，在那裏我們把十八噸的東西和食料，儲藏在賃自牧羊的住所裏。然後我們就起程回來，越斯科羅拉（Skoro La）嶺（高一萬六千七百呎），因經由此嶺，可使由阿斯克里與施加耳谷的距離縮短了三程。沿着印度河附近的道，八月下旬我們到了斯立那加。隊員不久

就回到意大利去，做下年調查的準備。

此時，委員會已變更了探險隊的計畫：把它變成一個純然科學的，而捨棄那試行攀登第二克峯的打算。

這探險隊終歸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離開意大利，直奔斯立那加，在那裏赶急備妥了馱隊。隊中計有歐人十二：我自己任隊長；邱幾亞 (Commandante Cugin) 任副隊長，負地文和天文觀測之責；醫務指導阿雷格里博士(Dr. Allegri R.N.)，負有關人類學之研究的職責；此外有地理學家德索教授 (Professor Desio)，博物學家加波理阿果教授 (Professor de Caporiacco)，富有經驗的爬山專家巴類斯退里(Col. Balestreri)，龐廸 (Signori Ponti) 和齊阿多拉 (Chiardola)；兩個來自庫馬伊爾(Courmayear)的阿爾卑山的嚮導，博倫 (Bron) 和克羅格斯 (Croux)；以及攝影員忒耳資諾(Signor Ter z ano)，和無線電收發員安佛西 (Anfossi)。

因爲包裹太多（約有六百件），乃將大隊分爲三組，單獨前進。我們在路上遇到的第一種困苦是在吉拉 (Zoji la) 峯 (高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呎)，在一年的這一季，攀登這山，須要走那冰雪充塞的窄峻山谷。很僥倖的，我們雖在山巔遇着一場大雪，但都過了這山梁，而未受任何的損失。雪鞋特別幫忙我們，節省了我們以後兩站許多跋涉的時間。四月末。我們抵

阿斯克里，在那裏，我們見到去年我們存放下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損毀。我們把馱隊重行分配一下，更備了攀登高山的長期苦力。又走五站，我們到了烏爾多加斯（Urdokas）。於是在波爾托羅冰川南部一個突凸上，我們選做「大本營」的地方。

什物帶到後，德索教授即做度摩爾多谷（Dumordo）與波爾托羅冰川前鋒下幾哩許的俾亞河 Biaho 相連）初步的探查。澎馬克（Pumak）冰川流入谷的上部：這冰川有五個主要支流，冰川上面的土壤石屑積至一萬四千呎的高度。谷低處，夏季常為牧者散漫的茅舍攢聚之所。德索登澎馬克冰川直至其分水界，對這谷和這冰川做了一度匆促的調查，搜集地質學上的驗證做並植物生長限界的考察。

五月下半月中，德索在波爾托羅谷，為地質的研究，又做了兩次的遠遊。從空格狄亞（Concordia）坡，登上波爾托羅冰川的北支（或名為奧斯丁冰川 Godwin Austen Glacier 至一萬八千三百呎的高度，達風口（Windy Gap），以後再攀登到南支的上盤。尖塔的第二克峯，似乎完全是片麻岩所構成，那加色布倫（Gasherbrum）羣山，則大體是灰石所組成，偶爾有些化石。此種組織，繼續到希逝峯（Hidden Peak），證實了亞不路息（Duke of the Abruzzi）探險隊所得的結論。同時，我們在迅速底組織「大本營」，並為伸入沙士岡谷的探險做一種預備

。這沙士岡谷初次於一八八七年爲楊哈斯班（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所發見，他是從北越阿季耳達坂（Aghil Dawan）走進的。兩年之後，他更探查了這谷的西端。一九二六年，馬遜少佐探查了這谷的東部，或說是谷的上端。我們已經計畫進入這谷的中部，藉視察那谷一向秘而不宣的處所，而將以前兩次的探險聯絡起來。楊哈斯班曾由沙士岡谷，踰穆茲塔格山梁（Muztagh Pass）進入波爾托羅。這山梁曾一度是克什米爾和土耳其斯坦間孔道，但是因爲途中冰川情形的變遷，已久被拋棄。楊哈斯班以後，只有另一個歐洲人，赫爾斐伯（Herr Ferber），從波爾托羅冰川攀登到穆茲塔格的極巔，不過並沒有走到那一邊。我們決定要取道這山梁，走近沙士岡谷，雖然幾次的回報都不是那般使人起勁的。巴賴斯退里和齊阿多拉做第一步的偵查，考核是否眞能輸送一組背有行裝的苦力過這山梁。十天後，我從彼等得到一個報告。他們曾爲惡劣的天氣所耽擱。他們起初，試從馬遜少佐報告中楊哈斯班所說的路線；可是，途上須由嶙峋石崖上經過，他們以爲對腳夫頗爲困難，於是便偏右走去，擇一較易的途徑，雖則他們仍須要從近於山凋的塔形中間揀選他們的路子。

得到了這消息後，我們即刻準備出發考查，計有五人，同三十個苦力，另以一歐洲人領十二個苦力做補助隊，這隊要把川品運到稱爲夢尼布蘭沙（Moni Brangsa）的地方。那裏距這山

梁頂巔有兩日路程。補助隊，在離開「大本營」五日行程中供給本隊之後，還有少許的食料要留在夢尼布蘭沙，而後再回向「大本營」去。這樣，隊中有了二十五天的給養，遇有不測，仍有這小的積蓄做爲接濟。計畫中，過了穆兹塔格山梁的行程，是直下薩波拉哥谷（Sarpo Laggo），而後轉道登第二克峯迤北的沙士闊谷，以期做流入這谷的諸冰川之探查。如果可能時，再進至一九二六年馬遜少佐所到的最低點。馬遜少佐在那裏發覺他的路已被卡加爾冰川（Kyagar）阻住。那時，他們必要設法尋一條路過去一道山梁，到第二克峯的東方，再到波爾托羅，經空格狄亞回到「大本營」。

六月二日，我們把給養輸送到穆兹塔格山梁之下，六日就離開了「大本營」。不幸，我在中途患病，當時不能更進一步，於是我不得不將領導責任付託巴賴斯退里。與彼等同去的有德索，關迪，和嚮導博倫。

彼等於六月九日清早到穆兹塔格山梁的極頂，其山凋壁立約高一萬七千五百呎，在穆兹塔格冰川上盤東側的上面，並引向一薩波拉哥冰川的支流。由山梁下行甚易，有雪鞋的幫忙，不數小時內，他們越過薩波拉哥，到那草穢所掩蓋的積碎石堆上的昌達克(Changtok)。次日到夢尼布蘭沙，它是在薩波拉哥左側石堆的上面。在這裏，加波果阿果利齊阿多拉，所領

導的補助隊離開了本隊。按原定計畫，回向「大本營」去。其餘四人，同三十六個苦力，繼續他們下行的路，六月十二日抵薩波拉哥冰川的前方。這薩波拉哥是一個大冰川，它遠向西方，終至一萬六千三百呎的高度。它下邊綿亙的山谷極寬闊平坦，並點綴着許多塊的綠草。在一塊綠洲中，或許就是楊哈斯班所說的蘇給特札加爾 (Suget Jaugal)，有一些營幕的痕跡，有的痕跡很新，還有一個石塊圍的圈子，看着像是一座坟墓。這塊為灌木和草叢所掩蓋的綠洲，乃是野驢，和野兎等的一個巢窟。再往下幾哩，冰川的左邊，有一谷幾全為一冰川所充塞，這一條冰川卽是楊哈斯班所說的克累瓦斯冰川 (Crevasse Glacier)。再往下不遠，右邊有一谷被一大堆積石堵塞着。

六月十三，到薩波拉哥谷伸入沙士岡的出口處，在那裏又見到舊營幕。這交叉點的標誌是一塊孤立的大石，高約五百呎，頂上有一石堆。或許是豎起以指示古駄隊之路的。一個人從這裏可以望到第二克峯。這交叉點上邊的沙士岡谷是夾在狹峻的灰石崖間，交叉點以下，驟然展開，直似薩波拉哥谷的延續。

沿着谷底(有幾處限定小溪的水道的)走了一天半，他們到那來自阿季耳達坂的小谷之口。沙士岡谷裏有些小塊的綠洲，洲的邊側少有植物生長，四圍的大山，形狀與堡壘，針及尖

塔相似，山側有如高臺，山下更有大堆的冲積砕屑。十五日傍晚，他們在一冲積的扇形地上落帳，這種冲積而成的扇形地，是一切谷下都有的。上邊是加色布倫冰川的凸曲，橫在谷間；更遠加色布倫諸峯卽隱隱可見。加色布倫冰川下數哩，有一涌沙土岡的大谷，這谷大抵就是馬遜少佐所說的阻格沙士岡 (Zug Shaksgam) 。再往下是一塊爲溫泉所灌漑的美好綠洲。這是沙土岡谷最高的一塊綠洲；但是它的位置並不與德爾濱札加爾 (Durbin Jangal) 相符合。印度調查圖中的德爾濱札加爾的位置，比這還要高，而那綠洲的痕跡却沒有見到。在抵加色布倫前不多的時候，殺了一隻野羊，隊員預備下一些頂美不過的鮮肉。他們在一山坡上看到一個石堆，像是一種標誌，或許這標誌就指示楊哈斯班的加色布倫給爾加 (Gasherbrum Jilga) ，也說不定。

六月十八日，他們試在加色布倫的前方找一條路；不幸他們却被一個深水潭阻止住，水潭的那邊聳立着一座垂直的冰墻。他們不得已，乃登上左側的石堆，竟得走過有許多的冰塔聳立着的冰川，到在冰川右側的石堆上。他們在加色布倫與烏爾達克 (Urdak) 分界處落帳。次日，他們攀登到一個山脊，而抵烏爾達克。在山脊上能見到整個的冰川向西南伸展，直至印的拉山脊 (Indira Col) 。以後兩日裏，他們登上了這覆有厚層砕石的冰川，到那直上直下

，被碎屑掃蕩過，引向山脊盡頭的冰塌近旁。天氣有了改變，全區都蒙着一層很深的新雪。他們曾用一時，商籌試過即的拉山脊的計劃；但是，天氣已開始冷了起來，食料已剩了一半，他們決定把隊員分開：巴賴斯退里和德索携同八個苦力，向上沙士岡進行，龐廸和那嚮導轉回波爾托羅。

一小堆給養存於距島爾蓮克不遠的地方，這已減少數目的馱隊在沙士岡谷寬平的底上向前進行。途中灰石所在多有，其中化石亦爲數不少。

二十四日傍晚，安帳於谷中，近於其次冰川之旁，苦力們因冰與堆石條紋相間的情形，給這冰川起名爲「斯地加爾」(Stagur)，是勃律文(Balti)，川以表示「許多的顏色」的一個字。這冰川止於谷的彼側四百五十至五百呎處，留下一條開展的廡道，有一條小河流着。穿過此處，反覆地渡過這小河，他們竟到在冰川的彼岸。這谷的特點與方才走過的谷無異。又費了好多的力量渡過第三條突出的冰川。前面就是這谷的右側了；於是他們須要再往上走，多少小時揹着苦力們掙扎在冰塔形成的曲徑中，就中有的冰塔高在二百呎以上，苦力們給這冰川命名辛極(Singrie)，意思是「困難」。辛極冰川的沙礫和谷側之呈高臺狀，證明沙士岡谷開欵的被兩側冰川壅塞期間，有暫時的湖泊之形成。辛極以上，谷漸窄狹，水流也小得多，能踏

石渡過。二十七日，再沿着谷之右側紅的扶壁，馬遜所指的紅墻(Red Wall)前進。約在中午，他們望見另一個爲冰塔所掩覆的大冰川，橫伸在卡加爾谷中，當日的傍晚他們就到了那裏。次晨，在谷之左側上一大石頂上，他們望見卡加爾冰川的全景，遠至亞畢沙拉嶺(Apsarasas)。越冰川，到它的右側，他們又能認到馬遜探險隊民丁敦(Mindington)所建的石標。這馬遜少佐曾微微提到的卡加爾冰川，狀態和辛極冰川相同。他們在他們的觀望點上建了一個高一萬六千三百呎的石標，並將這探險隊的記錄放在一個錫盒裏，藏在這標誌中。

次日起程回來。他們再費了同樣的力氣越過辛極冰川，但天氣是比較的好些，使他們望見這冰川的上部以及冰川頂上偉大的特拉穆干格里(Teram Gangri)諸峯。他們從烏爾達克的前面繞過去，烏爾達克並未塞阻住這谷的出口，留下了一條河水所走的空間。天氣無定而多霧，使他們無法進入阻格沙士岡谷做一種探查，以期與馬遜對這谷的調查聯絡起來。

他們爬過薩波拉哥的石扶壁，搭過薩波拉哥和沙士岡谷間的繞角，他們清清楚楚的望見第二克峯就在他們的前面。他們更望見一條古駄隊路極其完好的幾小段，許多處都是舊營寨的遺跡。七月九日，他們到麥尼布蘭沙，那裏已把食料存放好。他們由那裏走向薩波拉哥的上半，第三日登上了谷頂高一萬八千五百尺的山脊，從這裏他們沿着一個小道，越過一波爾

托羅冰川支流上盤的分水界，依照馬丁的地圖，他們相信是那敦塞（Dunge）冰川，因爲想要在預定的期間回到「大本營」，他們並未試行新的路綫，就一直回薩波拉哥，重越過穆茲塔格山梁之後，於七月十四日安抵烏爾多加斯。

當我的同伴們做此種工作的期間，在我的病留十分復原後，我即刻注意那上波爾托羅這裏有另一個地理的難題尚未解決。一八九二年馬丁的地圖中，在波爾托羅冰川上部，指着一個「或然的山脊」。德索教授在他五月的下半月遠遊時，曾攀登了引向那山脊的路的一段我似是很該做一種更精密的探查。因爲我們的苦力大多隨探險隊在穆茲塔格山梁的那一邊，六月底以前我無法離開「大本營」。過後，我到空格狄亞去，我在這裏做了幾天調查的工作。以後，一場大雪把我們留困在行帳裏六日之久。天氣終於在七月九日清朗起來，我同厖迪，嚮導克羅格斯，和十六個苦力出發。在鋪着軟雪的冰川上走了三天艱苦的路，在路上雪鞋顯著特別的有用，把我們帶到我們的目的地—那山脊之下。我們的苦力有的是疲累了，患着爬山苦的病；但是，微微加以勸慰，他們就允許繼續努力。

十二日早，我們在四點鐘就起程。最初的幾小時我們在凍固的雪上進行得極其容易，但是以後，因氣溫之增高，我們的前進就較遲了。這斜坡是異常峻峭，爲躲避深罅和艱險的冰

塊起見，我等不得不時時繞走很長的路。我們的苦力，雖身背重載，却從從容容的隨着我們前進。離山巔不遠有一長平的坡，使我等得使用我們的雪鞋；過午不多時，我們就到了山巔。我們的東方是一條高大的山嶺，極東延至一個戴雪的山脊，聯在山脊那邊的是一座金字塔式的孤峯。那山脊與我們所在的高度相等，因爲有一條高約九百呎的冰塊瀑布，並頂有一座延至谷底的陡壁，所以是不能穿過的。我們的東南方是一簇高峯，與那簇高峯與那塔式的孤峯之間，流着一個冰川。在我得到確切的觀察，並容許我在認清這山簇以前，我不能斷然說我們俯視中的谷就是康杜斯(Kondus)谷。在等候苦力取來攝影測量角度儀器時，我就使我的羅盤以定方位。幸虧我那樣做了，因爲不到幾分鐘，地平線已破雲霧遮蓋起來，更遠的視察已是不可能了。

我們就在這山峯上舖開行帳，這峯（以氣壓表計算）高約二萬尺。午后餘下的時間，我們僅能對我們的四周做一種無定的窺視。以後大雪開始，直下了一個整夜。雖然我們三個歐洲人身體無恙，苦力們顯然是沮喪得很，實在支持不住；於是我並不以繼續留在這高處爲然，決定走下谷去。下行時被濃霧所蒙蔽，路多失迷。過午不久，我們回到山梁下的營帳。次日，雪鞋特別顯得有用，三小時內走了我們來時耗費我們兩日的路程。在我們回到烏爾多加斯

的路上，我們時時停住，以完成波爾托羅谷的調查。

在這裏，我很願加一種簡短的解釋，來建議我們在波爾托羅谷上所到的那個山脊此後當稱爲馬丁山脊(Conmay's Saddle)；原故是在他破天荒的探險工作的全區域裏，還沒有東西以他的名命名來紀念他。假若歐語名稱能夠長存時，我希望英國皇家地學會和印度測量局把此種建議考慮一下。

我們在波爾托羅上的工作是完了，該預備歸途的事務。收拾行帳用去了我們十天的工夫，七月底這探險隊即起程回來。

在阿斯克里，爲某種科學的視察，以及重整行選，備辦運輸的期間，龐迪和德索又做了特蘭哥谷(Trango)和澎馬克谷的探查。

德索切願從南首測量蓧波拉哥頂巔的不難上的山脊，那是他同巴頓斯退里從沙士閣歸來的路上曾到過的。測察後，他覺得那是引向波爾托羅側的敦基冰川的山脊。於是他同龐迪往登敦基冰川，但是他會理會到那谷終止於冰川口上幾哩許的山凹裏。他們乃轉道下行，到特蘭哥冰川—另一條從北來的波爾托羅冰川的支流。他們見到一個極其廣闊谷，在頂戴着大石尖塔的峭壁中。冰川上有碓石掩覆着。長谷的下尾是，一條冰川上的大圓空場，在空場之東

，他們猛然看清去薩波拉哥山脊路中的冰坡和深罅。如此，與已往的調查聯起之後，他們在波附托羅的佩如（Paiju）與大隊相會。

這以後，他們就到澎馬克谷去。這谷已於一八五六年被士拉金外特（Adolph Schlagintweit），一八六一年被奧斯丁，一八八七年被楊哈斯班局部的探查過。他們都未曾過了奇凌冰川（Chiring）頭上的新穆茲塔格山梁（New Muztagh Pass）。奇凌冰川是澎馬克東面的一條支流，在老穆茲塔格不通時，曾一時爲土人到土人到土耳其斯坦的通路。只有奧斯丁差不多到了這山梁的近處。

從奇凌與澎馬克匯流處出發，二日內德索利龐迪爬到奇凌冰川高一萬八千呎的頂部，望見到一個他們在薩波拉哥已視察到的山梁。這或許就是稱爲新穆茲塔格的山脊，用雪鞋極容易越過。下奇凌冰川後：他們又攀登澎馬克，向它西北的支流—諾奔的索底（Vobundi Sobundi）而去。澎馬克的上部平坦，沒有磈磯石屑堆積，滑淨的很。他們在許多處見到鳥羽和骨骸，就中有一頭大禿鷲的骨屍，儼然是飢寒和大雪中的犧牲者。他們攀登到諾奔的索奔底冰川的上端，那裏有一座高約六十呎的冰墻引向一刃狀的小山脊。八月十四日，他們站在這山脊上，望見迤南是引向澎馬克下一個支流，卓克托伊冰川（Chokroi）。德索更攀登了這冰川

頂上，另一個高一萬八千三百尺的山脊。這山脊引向俾奧佛(Biofo)冰川的上頭谷。他們然後越過第一次探查的山脊，來到卓克托伊冰川。循這冰川，他們回到澎馬克，再回到阿斯克里。他們已完成了澎馬克之地勢和地質的調查。

歸途無甚可記，只是在渡印度河時遇到一些難處，因施亞克關的破裂，幾天來所有的狂浪，勢仍洶湧。我們走過多塞高原，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抵斯立那加。

把這次探險大略敘述之後，我願把各種調查的結果簡短的歸納一下。惟正確的結論，非到把調查所得的資料，研究工作終了時，不能得到。

就探查的範圍而論，德索教授和我自己的行程已包括了波爾托羅冰川和它南北支流的全部。

巴賴斯退里和德索教授已調查了薩波拉哥冰川和它與波爾托羅上頭谷間的山脊，證實從兩邊攀登都不很艱難。沙士剛谷，已從薩波拉哥的交叉點往上調查到卡加爾冰川。烏爾達克和卡加爾間的一段山谷，從前從未探查過。

德索教授同龐迪探查了敦基和特蘭哥兩冰川(波爾托羅冰川的北支流)，並證明特蘭哥與薩波拉哥冰川間有一個較易於攀登的山脊之存在。特蘭哥冰川確實比前人所知的長得多多

。他們還探查了澎馬克冰川和他的支流，證實新穆茲塔格山梁和它的地勢之易於攀登。他們更理會到，澎馬克最大的一個支流─諾奔的索奔底冰川頂上有一個山脊，是到俾奧佛冰川上回谷去的一條通路。

在地文學方面，想德索教授必能說出幾條大冰川的特別，連喀喇崑崙區北路流入沙士閣谷的冰川都算在一起。在高山的形狀和地質的組織，以及大氣的浸蝕作用方面，他也曾做了些新奇的觀察。

藉探險隊同仁的帮忙，我得以用大號寫眞經緯儀 (Photo-theodolite) 完成了波爾托羅上回谷的調查。我們在烏爾多加斯的基本營站，是依天文學的觀察和無綫電時間的符號測量定了的，並與第二克峯聯在一起。這第二克峯在印度調查圖所給三角形範圍之內。站台處安有重力擺，在阿斯克里也有此等的安置。因爲天氣不好，我們未得在施加耳有同樣的設備。

順全線安設好磁電台，有的磁電台的位置，其電碼已於一九一三至一四年爲腓力比探險隊所推定。把幾種結果做個比較，年代的差別卽可知曉。

加陂里阿果教授做了很多的動植物的採集；計動物標本二萬，植物標本二千以上。仔細的分類卽可知所得到的有多少種，以及各種分佈的情形。他更採集許多的水面和水底動植物

木。

德索教授把我們所探索區域做一種有系統的地質的調查，要算是一種創舉。從前，只能依據馬丁和亞不路息探險隊帶回來有少數石塊的採集，對地質做一種不完全的推測。最引人興趣的是波爾托羅和澎馬克的上圓谷（尤其是加色布倫的下邊）化石之發見。地殼摺疊作用雖微毀其形狀，這些化石使我們能夠擬定喀喇崑崙結晶岩中灰石的年紀。沙士岡谷中也有很多的化石。在這大體都是石冰堆石構成的區域，指出那種東西，似有些過分，現今我們地質的學識還是不夠。

我最後所要提到的是：阿雷格里博士收集了不少有關人類學的標本和照片，對於烏日法爾維博士（Dr. Ujfalvy）之人類學的考究是進一步的供獻，對丁尼里教授（Pofessor Dainelli）之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有幫助的。

（完）

物質建設精解　吳稚暉先生題簽　白眉初著

全書四十萬言　裝訂兩冊

據十八年十月教育部訓令第一七八八號准中央執行委員訓練部公函內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業經中央第四十四次常會通過飭全國各級學校積極開始準備並於下學期起切實遵照實行其條例中載明第三第四兩期均係研究實業計畫即物質建設誠按黨義各書雖有數種要以物質建設即實業計劃爲最精最緊最要最多地名復雜紛紜義蘊宏深詞旨醇厚且非理想全係物質非玩文所能明非空思所能解實爲研究黨義前途一大障壁一大苦海白眉初先生平生精研地誌討論哲理溯諳中山實業六計畫精爲解釋其道有三一對於地名必說明其位置地勢沿革與環境之關係以解除讀者不知地名之苦二對於理論爾乃發揮精義原原本本切實明暢以解除讀者未究義蘊之苦三對於詞旨複雜者整理之朗若列眉沈晦者抉梳之舒若雲錦令讀者心領神會色舞眉飛誠研究實業計畫之大樂園也爰訂名曰「物質建設精解」凡軍政教實黨紳各界以及男女學生俱應人手一編用資瞭解

定價　定價三元　郵費二角

預約價格　四月一日以前二元　以後二元四角

四角預約券總發行所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啟

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原因

渝波

（一）緒言

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原因，實基于不知史地學之重要。史地學之重要，究爲何如？茲引當代史地學家之說于次，俾國人得以明瞭：

（1）鎭江柳（翼謀）先生曰：『宇宙者，時與空之和也。時無終始，空無畔岸，相磨相錯，而成歷史，而形地理。故欲明宇宙之眞相，舍治史地，其道無由。國家者，亦時與空之和也。畫時而爲世，截空而爲域；縱則有史，衡則有地。故欲知國家之眞諦，舍治史地，其道無由。人生者，亦時與空之和也。演以年壽，孕以風土；心量所函，惟歷史與地理所宰制耳。故欲識人生之眞義，舍治史地，其道無由。』

（2）中央大學歷史系課程規例說明草案，首云：『本系之設，一以講習歷史上之重要知識，一以造成史學研究之中心。前者之職志：曰稽古而知今而察來，則觀測事理能不謬，論斷事理能不謬；後者之職志：曰於國史則熟研今日政教風俗及其他各種現象之所由，明厥論而知其所以，識厥利弊而知所興革。於外史則詳察各國家各種族興衰存亡之故，審其得失而知所取捨，識其情狀而知所對待。』

（3）地理雜誌發刊辭，末標地理教育之宗旨曰：『培養健全之宇宙觀，人生觀，與國際觀念；……』又曰『訓練眞實之觀察力，判斷力與創造力。所謂宇宙觀，則有宇宙一統與宇宙動作之觀念；所謂人生觀，則有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觀念；所謂國際觀念，則有民族自決與世界共濟之觀念。所謂觀察力，乃以發現新事實發明新學觀爲期望；所謂判斷力，乃以論究吾國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之地理背景爲要旨；所謂創造力，乃以利用環境改造環境以參預與國家建設事業爲其理想。』

（4）張其昀先生所擬初中及理課程標準草案首云目標曰：『中學地理科爲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最重要之一科目，其目標有三：（A）根據民族主義，講明本國各地之風土人情，以培養民族精神；講明國際之形勢，以培養世界眼光。（B）根據民權主義，講明政府之施政方針，與外交政策之地理背景，使學生對于政治能發生興味，成爲健全的國民。（C）根據民生主義，講明國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有賴于天然富源之開發，因而喚起樂觀的積極的精神。』

觀上所言，則史地學之重要，實不難釋然于懷矣。孫中山先生嘗謂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在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故作者不憚繁徵博引，詳蒐諸家之說者，期有以貢吾

人之參証耳。

(二)課本的窳劣

我國坊間所刊行之史地課本，其窳劣可於竺可楨先生之語覘之。竺先生曰：「……間嘗考其內容，則諸書中多羅列政治經濟宗教教育以及海陸軍等種事實，不加以地理上眼光之鑒別，雜沓纂爲一編，儼然若各地之政治經濟宗教教育等等，與其天然環境，漠不相關，讀者終卷而後，仍茫然於人與地之關係。」即歷史課本之窳劣，亦有近於斯者。聞某讀書出版一部初中本國史教科書，經大學院聘請專家審查，指摘錯誤竟至百餘處！是所謂校訂者，未免太不負責矣。作者甚望此後勿再有「挂羊頭賣狗肉」之課本出現于世。今就我國現在之出版界言之，欲求一差諧人意之史地課本，殆不可得。（雖有張其昀先生人生地理教科書之出，然以目前一般初中學生之程度，未免稍嫌繁博也。）夫以訛謬極多，枯燥無味之課本，以爲講授之用，非教者之能爲指摘訛謬之處，兼爲材料之補充，則學生雖窮終年研究之功，亦奚能感覺趣味。學生既不感趣味，則是講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也；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因，此其一。

(三)師資之缺乏

余謂教國文難，教史地更難。憶前在中學時代，歷經許多史地教師，求能一著爲講述且學識甚爲豐富者，不可得也；今年換一史地教師，竟不得明年再換一個，此蓋由于有豐富之學識者，則因鈍于講述；較善于講述者，則又患無豐富之學識。他如身任他科者，以一時史地教師之聘請無人，濫竽充數，勉强代缺者，亦有其事。若是者，如何能引起學生之興趣？結果都視史地爲一「三不管」之學科，師生只圖敷衍門面而已；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因，此其二。

（四）設備之缺乏

研習地理與歷史亦猶研習理化與博物也，理化設有實驗室也，史地亦應有實驗室。所謂史地實驗室者，即設備完全之史地教室是也。計史地教室之所應設備者爲書籍雜誌及與史地有關之册籍，地圖，圖表，照片，幻燈，模型與夫古物之收存等種。乃觀我國非高中以上，殆無此等設備之可言。所謂設備，并最低限度之設備亦不能，至多不過數幅歷史挂圖，與數幅地理挂圖已耳。間有圖表之購置者，則甚居少數；參考書籍與雜誌，更付缺如。胡煥庸先生曾言，教室講授，僅可爲學生求學之指導，不能滿足其求知之慾望，故雖學校不行道爾頓制，亦必有充分之書籍，以供學生研習。又謂地圖爲新地理之生命，爲地理實驗室之基礎，

所能表示者，不特爲地文方面之實體現象，即抽象之事實，亦皆可以表白之，既可省文字解釋之繁，復能使學者易于瞭解也。至照片則帶有風景意味，既易瞭解，又饒興趣。圖表之功用亦大，例如各地之溫度，氣壓，雨量，等均可用圖表示之；餘如幻燈之用亦大，以其能使吾人于一室之內，瀏覽各地之情形，以一幅之圖表或照片，供多數人之觀摩也；若模型則能彌補地圖之缺憾，蓋地圖僅能形容地理上之現象，不能表示其高低也。諸如上列各諸種設備之重要，我國諸著名之大學史地學系，亦間有未曾設備完全者，以云中小學校，更付缺如矣！（此節多取材於胡煥庸先生之地理教室之設備一文。）此僅就學校方面之缺乏設備而言；若就學生方面，則竟有讀歷史而不看歷史圖，讀地理而不看地理圖者。讀史地而不看圖，未之聞也：如此與讀步兵操典而不練習體操者何異耶!?常人只知讀理化僅有教科書而無實驗室，使感味同嚼蠟！殊不知讀史地而無實驗室，亦味同嚼蠟也。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因，此其三。

（五）學校當局之忽視

全國中小學校所最重視之學科，莫若英漢算三科。考驗入校也，必英漢算三科；入校之科，最須認眞研習者，亦英漢算三科，至其餘各科，殆附屬之學科耳。故學生每日所溫習者

卽英漢算三科，其餘他科，則束之高閣，非至考試之期，不以溫讀也。史地二學當亦難以例外。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因，此其四。

（六）今後之希望

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既明我國過去史地教育不振之原因，此後則當知有以設法補救與提倡之矣。補救之道如何？曰：史地課本之編輯，應請富有教學經驗，有學識，有新地學眼光之專家，以任編輯之責。而校訂者，應有其實，勿徒挂空名，以致一種課本之出，卽見謬誤百出與乾燥無味，庶爲得耳。至史地教師之培養與訓練，則有賴于各大學之史地學教授之力也。至欲促醒教育界人士之對於史地學能知所注意，則亦有望於各史地學教授與史地專家之倡導與鼓吹也。

請•看•第•一•六•〇•頁•廣•告•

西藏之今昔（一續）

菲崇[illegible]

伍　西藏之統治者——僧王

西元七世紀後，佛教始漸盛於藏。惟所傳入者，爲末流下乘，日雜以流行藏地之崇拜自然思想，以故深切領悟教義者甚少，而戒律又復懈弛。於是不慊於懷者，遂起而爲改革運動，宗喀巴（藏語「來自葱地之人」）實爲中堅，主張艱苦清修，禁娶妻飲酒；因欲別於紅帽之舊派，遂黃其衣冠，即後世之黃帽派也。繼承宗喀巴衣鉢者爲其大弟子根敦珠巴（Gan-den Trup pa），通稱達賴一世，建札什倫布寺居之。根敦珠巴示寂後，其靈魂據稱轉寄於年方二歲之嬰，該嬰即其繼承者，是爲轉生之法。此法創行不久，遍傳全境，今日藏中大喇嘛之轉生者，數在五百以上！

達賴三世曰鎖南堅錯（Sonam Gyatso），道行益著，蒙古等地，莫不懾服。阿勒騰汗（Altan Khan，蒙語「金汗」，順義王俺答）躬人藏迎至青海，上徽號曰無所不容之喇嘛，雷霆之執掌者」，大會諸部，飲長生水。鎖南堅錯於是訓蒙人曰：『昔日，蒙古男子死，其妻奴牛馬等，皆生被焚殺；此後汝等不可犧牲生靈。……設汝殺一人如以往所爲者，汝之生命即將由汝軀殼分離。設汝殺牛馬，汝之財產即被沒收，設汝汚辱僧徒，汝之室廬即破搗毀。汝等至

今日，尙於每年每月向「昂古」(Ong-ko，死者遺像)致祭；此後汝等必須投之於火。不然，汝之室廬即被搗毀。在置「昂古」處，改供護法六手佛陀像，饗以乳酪等物，不許用牛肉及血。……汝等不可有刼掠之行，必須效烏(U)及藏(Tsang)之所爲。……」

達賴五世曰羅卜藏堅錯(Lob-sang Gyatso)，藉厄魯特兵力摧抑紅帽派，黃帽派勢遂大，奄被全藏。於是造布達拉寺於拉薩，爲駐床之所，而以札什倫布寺與其師班禪後身。班禪者，宗喀巴第二大弟子，亦以轉生法傳衣鉢，其後身與達賴後身易世互爲師教者也。

西元一六五二年(淸世祖順治九年)達賴五世入覲淸帝，藏中記載，謂皇帝郊迎於距京都約一日程之處。朝見時，皇帝待以獨立國君之禮，降座十八步迎之，其目的蓋欲與之聯合以樹勢力於蒙古云(按：聖武記卷五國朝綏服西藏記上云：「……達賴，五年冬至京師，世祖賓之於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冊印，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迓之。)

約在達賴五世初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左右)，有葡萄牙耶穌會神父安照達(Antonio de Andrada)入藏，是爲歐人之第一足履藏地者。惟未得至拉薩及日喀則，僅抵藏之邊部而已。歐人之首至拉薩者，爲奧地利耶穌會徒葛魯伯(Johann Grueber)及比利時耶穌會士鄂爾斐(Albert d'Orville)。二人於西元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由北京起程，經青海而抵拉薩；留居一月

，西南行至尼泊爾之加德滿都（Katmandu）。二人在拉薩，曾目擊賴達五世之統治力，葛魯伯且有記載以紀此行云。

近世藏地人士，皆目達賴五世爲大英雄。諸世達賴中，除七世者外，他均以序次稱，至對五世達賴，則冠以「大」字。惟其設施，並非出於一人之計劃，實其幹練首相（第巴）桑結堅錯（Sang-gye Gyatso）輔助之功也。

西元一六八〇年（清聖祖康熙十九年），達賴五世示寂（聖武記作二十一年），桑結秘不發喪，仍以達賴名義統馭部衆。事爲清室所聞，責之，桑結乃立藏楊堅錯（Tsang-yang Gyatso）爲達賴六世。新達賴不守戒律，惟醇酒婦人是務，凡大飾宮室，跡涉荒淫。嘗爲歌以示其意，辭藻頗美，抵今尙膾炙人口，茲略譯數節，以見一斑：

嘆去歲稚禾之青青兮，

今已爲枯萎之繩；

嗟少年之易老兮，

顏槁背駝如南地之弓（作弓之竹，皆來自布丹及藏南諸地）。

嗟予所憶念之愛人兮，

設能效天上之仙女——
如獲超等之珠玉兮，
　於大海之深處。
一日於彼通衢兮，
　邂逅予美艷之情侶；
如獲晶瑩之璁玉兮——
　既得之而復失。
實縈縈於彼桃之顏兮，
　嘆可望而不可及；
嗟彼姝亦猶是兮，
　雖清秀而美麗。
嘆心神不守舍兮，
　慮蝟集而夜不成寐；
盼佳音至無日兮，

嗟予生之乏味。

當余索居於布達拉兮，

乃儼世之天神；

但若處乎鬧市兮，

酒徒浪子將推余長其群。

倩白鶴假予以雙翼兮，

余將藉之以徘徊；

遨遊乎鄰近之鄉兮，

至裏塘即復回。

新達賴之行徑，蒙藏人士多疑其非眞轉生者，於是內閧生而中國樹威於西藏之日至矣。西元一七〇〇年(康熙三十九年)，清兵佔打箭爐，併康地大半。後六年，中蒙合兵廢新達賴，殺之(按：中國方面記載，謂第巴桑結所立之假達賴被執獻京師，病死青海。眞相如何，不可知矣。)，別立一年已二十歲之喇嘛爲達賴；惟藏人堅不承認。斯時忽有消息至，謂被殺之達賴已轉生於裏塘。藏人聞之大喜，因其詩末首有「至裏塘即復回」之句，遂目爲轉生之讖語也。於是由厄魯特之助，終達目的，後且博得多數蒙人

之信仰。康熙帝懼蒙藏聯合，於己不利，乃於一七一八年派兵入藏，但爲厄魯特及藏人所敗。帝以征討不易，遂承認藏中所立達賴，繼以保護新達賴即位爲名，派兵入拉薩，敗厄魯特，以蒙兵二千守之，闢打箭爐至拉薩之路，於是中國在藏勢力漸臻鞏固矣（按聖武記所紀達賴六世被立事與此異）

一七五〇年（清高宗乾隆十五年），中藏又有小衝突，但不久即平。後二十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扎什喇嘛巴丹伊什（Tashi Lama, Pal-den Yo-sha，班禪六世）入朝清帝，以痘終於北京。舍利金龕西歸時，治事者挾其生時所得布施還藏，以分惠不均，心懷怨望者遂引廓爾喀(Gorka)兵入犯，於是又予清兵以樹威市恩機會。

廓爾喀者，尼泊爾之一小國，在加德滿都西北。一七六九年，廓主征服尼泊爾全境，遂爲共主。後五年，東侵錫金——錫金時爲藏之附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以藏人之招引，寇邊，藏政府許歲幣以和。繼而藏爽約，廓遂復出兵，據日喀則。清帝乃派兵救藏，創廓人，兵臨廓郊，距其都不遠。廓人力窮請降，許每五年入貢一次。中國樹碑拉薩，用漢滿藏三種文字紀其事，抵今，碑尚巍然矗立也。此次中國出兵人數，言者頗不一致。但其不避險阻，終能成功，亦頗有紀念之價值。今距此役已將一百四十年，然廓人每言至中國，尚有談虎色變之勢，可知其畏懼之深矣。

在班禪六世朝北京之前數年，英人白古（George Bogle）曾一見之。先是，布丹嘗寇孟加拉地。英人既得該地政權，不耐其侵陵，行政長官哈斯廷（Warren Hasting）派兵創之，索償金，班禪六世遺書相解。哈氏以機不可失，遂於一七七四年遣東印度公司書記白古，迂途布丹至扎什倫布謁班禪，交涉通商事。是爲英藏交通之始。迨一七八三年，屠爾諾（Samuel Turner）又派人至扎什倫布，但僅得一部份成功。此後斷絕者若干年，中雖有英人曼寧（Manning）於一八一一年至拉薩，但無與於英藏之關係也。廓爾喀之侵藏，中國疑爲英人鼓動，故對藏與外方交通，取絕對封鎖政策，英人雖百計千方謀英藏間交通之暢利，但迄未成功，直至一九〇四年，英兵入藏，目的始克達到。

中國自樹威勢於西藏後，以達賴轉生之際易啟爭端也，乃創金瓶掣籤制，以決定衣鉢之傳繼。惟此法並未充分執行。一八〇八年（清仁宗嘉慶十三年）達賴九世之立（張武記作達賴八世），即因靈徵卓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冊封，不用掣籤法者。達賴自第八世後直迄第十二世，迨無享高年者—九世殂於十一歲，十世二十三歲，十一世十七歲，十二世二十歲—蓋堪布（藏官）等，利達賴年幼，得弄權作威福；故諸世達賴之是否善終，殊爲疑問。

十一世達賴時（一八四一），有一部道哥拉人（Dogra）由倩復（Zorawar Singh）統率，自克什米

爾侵藏境，毀寺院，逐僧侶，頗爲殘暴。惟以氣候過寒，孤軍深入，終爲藏中驍將沙闊拉(Shatra)所敗，被俘獲者七百餘（康輶紀行亦敍此事，惟人地名有出入耳。）；時中英鴉片戰爭尙未解決也。後五年，有法國天主教神父胡克及蓋伯(Huc, Gabet)二人，由北方至拉薩，留居二月餘，以中國駐藏辦事大臣之暗中逼迫，狼狽出境，是可見中國對外人防範之深矣。

一八五五年，廓爾喀以國人在藏受虐待，派兵侵藏，藏敗，結約以和，其要點如下：

（一）廓爾喀派代表駐拉薩，其費用由西藏政府按年津貼一萬盧比；

（二）廓商在藏得自由貿易；

（三）廓爾喀在西藏有治外法權；

（四）西藏被外力侵害時，廓須出兵援助；

（五）共同聲明尊重中國。

一八六三年，藏之東部德爾格及尼鴉礱(Der-ge, Nya-rong)二部交鬨，藏政府助德爾格破尼鴉礱，中國政府乘之遂合併嘉龍窪(Gya-rong-wa)十八族領地焉。

達賴喇嘛一稱，原於蒙古，中國及蒙地皆用之，惟藏中則稱之爲卡貢利伯澤(Kyam-gon Rim-po-che珍貴保護者)，或結瓦利伯澤(Gyo-wa Rim-po-che珍貴國主)，或布克(Buk，玄深

者)，或卡貢布克(Kyam-gon Buk 玄深保護者)；或喇嘛旁普(Lama Pon-po，僧官)；或全知現在佛，或簡稱現在佛(藏語「棍敦」Kun-dun，活佛)。藏中皆信達賴為菩提薩埵化身(Bodhisattwa菩薩)，故欲謹逾恒。達賴有時為貴族子弟，如四世達賴雲丹嘉錯(You-ten Gya-tso)為蒙古王子是。惟自五世後，則多選自寒門；蓋懼選於貴介，其家族勢力將益大也。通常選新達賴，皆擇其穎秀且合於左列五項條件之一者：

(一) 脛部有紋如虎皮；

(二) 眉目細長，彎而斜竪；

(三) 耳大；

(四) 近肩胛處，有肉隆起，以示如佛之雙手者；

(五) 掌中有痕如螺殼者。

現時第十三世達賴，據云即有上述條件中之後三項 。 有藏官告貝氏以尋跡達賴十三之故事云：

尼仲神諭(Ne-chung Oracle 如內地巫覡之降神)默示以數項特點：父母之姓名，宗廬之大概所在，居處之環境等。桑耶(Sam-ye藏中大寺名)神諭亦默示數項特點，謂其居處附近一山，「厥形如象」云。

「此後，命一大喇嘛，從以數修士，赴一湖名蔡里汀者（Ma-ri-ting，此爲梵藏合名，湖之藏名爲湖圖爾卡基南錯 Cho-kor Gyal-Ki Nam-tso）。觀達賴家宅及環境之幻影。喇嘛至其地，見湖已結冰，上覆白雪，正在遲疑愁慮之際，暴風忽起，吹動積雪，瑩潔玄冰頓現於目前。繼而湖之一端隆起，向內注視，如隔玻璃觀物，遂得見神示所言者之幻影。

「復於夢中，喇嘛見達賴嬰體於其母懷。當彼至所指定之家宅時，見一嬰正在母懷，其面貌與夢中所見者相同。

「衆僧俗官吏環侍時，此童由若許物品中，獨將前任達賴財物取出。其年雖稚，但能言以前諸世達賴生時之事蹟。前世達賴曾賜覓塘第巴佛像一，第巴懼其遺失，盛於金瓶，藏之屋樑中，他人均不知曉，惟此童年達賴知之……是其爲眞達賴無疑矣。」

達賴選定後，通常至七歲時即迎至布達拉，但亦有不及七歲者。十八歲始親理事務。達賴既入居布達拉，飲食起居，訓誨指導，皆森琫堪布（Sim-pon Chempo）任之，父母不得干預也。達賴之父，昔日多封公爵，戴寶石頂，雙眼花翎。

藏中人士等級及地位，視其坐位高低而知，惟達賴雖爲最高首領，每當聽經時，其坐位常低於經律精深之喇嘛，是不僅年幼時如是，當達賴十三世逃往印度時，年已三十六歲，尙

有二學行淵深之喇嘛與之並肩而坐；是蓋由於藏人崇拜學問使然也。基督徒以「愛」爲至德，藏中佛教徒則以「學」爲至德。故在印度，男女對人尊稱爲「貧窮保護者」或「公正之化身」；至在西藏，則恒以「有學問的先生」爲敬人之語：是可睹其俗尚矣。

陸　英兵寇藏始末

英印與西藏關係，自哈斯丁後，中斷者約百年。西元一八八五年（清德宗光緒十一年），英國孟加拉政府秘書官馬哥烈(Colman Macauly)得中國政府之允許，擬入藏調查，因藏人反對，未果。藏人頗自得，又以尼仲神諭有將用幻術繳英軍槍械之言，於是出兵入錫金境十八哩，據隆土山(Lingtu)。（時康部巴塘亦有排外風潮，毀天主教堂，殺教士。）印度政府先後向中藏雙方抗議，均不得要領，遂於一八八八年三月派葛羅漢(Graham)統兵驅錫金境內之藏軍。藏軍戰三北，英兵進據春丕谷（距錫境十二哩）。中政府以事體擴大，乃派員與英接洽，於一八九〇年，結中英藏印條約，承認錫金爲英保護國，以梯斯塔河分水嶺爲藏錫疆界。繼於一八九三年，又訂中英藏印續約，許開亞東爲商埠。惟藏人頗爲反對，力阻此條約之實行；英人無如之何也。

一八九九年，英國印度總督寇仁(Lord Curzon)，得英政府允許，對印藏事有直接交涉

權，因欲以帕里(Phari)代亞東（帕里在亞東北，地較亞東不坦。英人得寸進尺！），致函達賴商其事，回書頗倨傲。繼又令駐克什米爾之克藏邊界政務官肯甯(Captain Kennion)致書藏之西部地方官轉商此事，仍無結果。後更派布丹人烏金者(U Gyen)赴拉薩直接投遞，但達賴拒絕收受，原封退回。英人以屢討無趣，知非武裝交涉不爲功，於是寇藏之機動矣。

達賴因欲抵抗英之侵略，遂起聯俄之念，鼓吹且爲之奔走者，有布里雅特蒙古人德爾智夫氏也(Dorieff)。氏爲達賴幼年保傅之一，本西伯利亞人，俄籍，嫺俄語，通達事理，藏人稱之曰哲尼堪布(Tse yi Kem-po)。時藏中故有預言，謂克什米爾之回教（克地昔日佛教甚盛，後爲回教摧殘），迨北部有信佛大王起，即至末日。此國名爲北沙巴拉(Sham bala)，其王篤信佛法，將盡舉其地回教而消滅之，使之復皈佛教云。德氏利用此種預言，誇張其詞，謂北沙巴拉即俄國，俄皇即預言中之信佛大王。又懼藏人不信，更爲文詳加論證，勸藏中達官聯俄抗英，並言自喇嘛教入蒙後，俄亦日漸皈依，俄皇本身且欲優容之，故在宗教上，俄於列強中，實有助於藏者也。達賴大悅，於一九〇一年七月派之使俄。俄破格優待，同時報章更大放厥辭，謂達賴視俄爲列強中之唯一能遏止大不列顛陰謀者：於是頗惹國際上注意，而英尤爲恐慌。惟俄外長對英大使則力言此事純係宗教性質，並無其他企圖。然藏中政教本混雜不

清也。德氏公畢返藏，俄皇贈達賴大袈裟一襲，俄政府更秘密贈與軍火甚多。事既至此，英遂亟謀應付之策。

一九〇二年，報章喧傳，中俄有密約之訂立；中國將西藏全部利益許俄，俄國幫助中國獨立。拉薩藏人更以訛傳訛，謂二國皆視達賴為宗教上領袖，設西藏需援助時，二國皆將充分供給。一時滿城風雨，似煞有介事者然。諸傳發生後，中國政府曾正式否認。惟英以西藏屏蔽印度，藏入俄，印度危，而緬甸以人種宗教與西藏相近，亦必受其波及：如是，則數百年來，苦心孤詣經營之地，將一旦付之東流。以英人侵略之無饜，政策之狡猾，其不能坐視也，明矣。

一九〇三年一月，寇仁擬派代表，武裝赴拉薩，與達賴直接交涉。正在磋商籌備期內，英外長蘭斯敦 (Lensdonne) 忽接俄政府公函，謂俄國政府並未對西藏事與中藏及任何方面所有接洽，亦無派代表赴藏事，且無此種企圖。英之輕信謠傳，俄方深為詫異云云。而俄國駐英大使，則稱俄對藏雖無何種計劃，惟如有對藏中現狀作嚴重擾亂行為者，俄則不能默視。但英方毫未注意俄之態度，仍作出兵之準備。其年七月，英代表團以榮赫鵬大佐 (Colonel Younghusband) 為領袖，進至藏境康帕宗 (Kam-pa Dzong) 地，留居四閱月，靜待交涉，但仍被達賴

拒絕。於是更增兵，攻佔江孜。藏人頗勇悍，抵抗甚力，但以事前毫無訓練，而器械又頗劣不堪使用，遂不免於敗；英兵長驅之拉薩。方釁之啓也，藏中僧俗有建議與英講和者，達賴皆囚之；迨敗耗至，達賴懼，與從者逃庫倫。中國怒達賴之招侮僨事，廢之。惟文告之張於通衢者，多被藏人塗抹，是足徵人心未忘達賴，及中國此舉之失策矣。

達賴既逃，班禪出而身任和局，與英締約，除亞東外，又開江孜噶大克等地爲商埠，許英自由貿易，償英軍費七百五十萬盧比，春丕谷歸英暫管，俟賠款清繳後交回，並承認不經英國允許，不得讓與其他國家任何利益。是即所謂英藏拉薩條約，時一九〇四年七月也。繼而英國爲市惠計，自動將賠款數目減爲二百五十萬盧比。

是役也，英人非特未招藏人惡感，且予以良好之印象。蓋英人預存沽名之心，故購買給養，皆按價給值，不少與，不強取，較中國軍隊之橫暴者迥殊，較藏官之侵吞者亦異。迨抵拉薩，對寺院既無毀壞刦掠行爲，而又不干涉其行政，較中國辦事官吏之恣作威福，軍隊之行同盜寇者更不可同日而語。以故藏人有以英比蛙，以中比蠍者。藏諺曰：「當一人見蠍時，即目蛙爲神聖。」良以蛙雖醜陋，尙不若蠍之毒也。又以英兵之舉動文明(?)，其行徑反勝於本地官吏，故頓變其以往態度，且爲歌以形容藏人對英人感想之轉變曰：

最初，渠等曰：「吾儕信仰之仇人」；

繼而呼曰：「外國鬼」；

但當見外國錢鈔時，

我等聞聲曰：「可尊敬之英人」。

英兵於和約締結後，即退出拉薩。翌年，班禪訪印督，會英太子在印，親爲接見，行大規模之閱兵典禮，導之瞻謁佛教聖地：待過極爲隆渥。以之藏中上下，多變其已往態度，易親俄爲親英。一九一〇年，達賴逃印之機，實伏於此(待續)。

請看第一百六十頁廣告

新東方

殖民問題專號要目

1 以太平洋問題為中心的海軍問題與國際政治之前途
2 最近的生產過剩與市場競爭
3 人口問題與殖民問題
4 日不落國殖民地之研究
附圖——現時英帝國卵翼下之世界
5 法蘭西的殖民地政策
附圖——法蘭西的殖民地
6 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
附圖——日本在遠東的現勢
7 南洋殖民地之研究
附圖——殘碎的南洋
8 非洲土人問題
附圖——瓜分殆盡的非洲
9 美國對於中日兩國移民之取締
10 殖民政策與戰爭
11 海軍會議與太平洋戰爭之預測
12 帝國主義侵略下之東方各殖民地的鐵道概況
13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
14 戰後世界殖民地之新形勢
15 東方問題研究會籌備會第一次會議錄

編輯者：東方問題研究會籌備會
發行者：中國北平新亞洲書局
代售者：各埠各大書局

滿洲西北部及使鹿通古斯族

林德潤女士（E. J. Lindgren）著
李城九 譯

余最近以考查不甚著聞之使鹿通古斯族，曾至滿洲西北部一帶。在敘述此次旅行之前，關於其地之地理及歷史的背景，必須詳加論述，藉明其仍被忽視之原因。中東鐵路，經海拉爾及滿州里，雖將所有關於經濟發展之元素，輸出國門，但余深信其地較中國西部僻遠諸省，仍少爲人所注意。滿洲極北之地，華人以阿穆爾河故（Amur，即黑龍江），稱之爲黑龍江省，以水色玄黑，與其國內之習見黃濁者異也。阿穆爾河及其主要支流額爾古納河（Argun，按額爾古納河爲黑龍江上游，稱之爲支流，似屬不宜。），形成政治上，商業上，及人種分佈上極重要之限界，故爲研究斯地各方面情形之中心。其他支流多可駛小汽船，上通鄂洛齊鎮（Oloehi，俄境鎮市名，沿額爾古納河，與室韋隔岸相望），因之沿岸市肆漸萌，昔日邊地荒寒之區，內地對之模糊者，今亦得漸明於世矣。大興安嶺以東，全區皆爲阿穆爾支渠所流注，主要者爲嫩江（Nonni River）及呼瑪爾河（Kumara River）。其西，額爾古納河支流縱橫，主要者爲牛爾河（Niurhko，又名比斯吹雅河 Bistrnya），眉勒爾喀河（Marekta）及根河（Gan）。余此行範圍，西及北抵額爾古納河，東至興安嶺，南限海拉耳河。蒙人目海拉耳河爲額爾古納河上游，有時且標之於地圖焉。

此區性質，可粗分爲二類，南部爲蒙古平原，北部爲西伯利亞隰原。森林帶近於額爾古納河與興安分水嶺漸輻湊處。海拉爾至根河之間，亢燥多舄鹵，荒原上爲遊牧人天然居處，索倫與齊卜金人(Solon, Chipchin)，食息其中。根河，德勒布耳河(Derbul)及哈烏勒河(Khaul)所流貫之三角洲地，俄人稱之爲「三河區」，乃滿洲北部富庶之區，谷寬宜農業，山中豐草便牧畜；其東，興安嶺上，林樹鬯茂，木材頗易得。極北，山嶺環閉，若循額爾古納河右岸行，直抵室韋，童山濯濯，仍屬不毛，河身甚寬，可資暇日遨遊，河中洲渚星羅，皆爲山之餘脈，山勢有時分爲二歧，迴環曲折，復返原處。據伯羅脫夫(Bolotov)云，臨根河口之新舊居爾爲克海推(Tsurukhaitui)兩村，其距離陸程僅十五哩，水程則四十哩。沿途旅舍中，多許如戲劇之逸事奇聞，成爲談話題目，頗足引起余之好奇心，而欲知河中之大小無數洲渚，其所有權，如何判定。其答復殊簡捷，謂設有一島，某岸首先高出河槽，接近此岸之國，即有所有權。此種解釋方法，僅存於土人之心中（余未以昔日中俄條約一考證之），其含意頗寬泛，可有種種不同之解釋。在實行上，自是有強權無公理，而人之欲於中流(島)擇地牧牛者，必須留心防守也。

過室韋後，林山在望，額爾坤斯基以北，山勢陡然入水，全境多松樺之類，與西伯利亞

陽原性質相近。大道上，轍跡凌亂，從水深流急低谷之下，通於他地，就此點而言，其陸路交通，實令人裹足；能通行者，僅荷物之步行人及乘馬冒險之旅客，但此亦甚少也。額爾古納河右岸，大體皆峭於左岸。其地之荒寒，不能誘華船逾漠河而西；而俄人則有定期至鄂洛齊鎮之駁船，以輸貨物而載旅客。此種設施，係起於大革命之前，最近則有良好之車道，以達烏司特烏魯夫城（Ust Urov），沿界各地，更有電話之裝設。中國沿邊之小商鎮，皆恃夏季逆流而上之舢板，以資維持，其行既緩，其來又無定期，航路雖只開於珠爾干（Churhkanho）室韋之間，但為時則須兩週，有時風向不順，更須多日（俄之汽輪，只須二日）。僅當冬季，額爾古納河冰雪積封，雪橇得暢行其上，沿岸荒村，始克常通聲息。海拉爾至珠爾干之郵件，須一個月至六個月方能收到。收到時，每致郵足以酬金。珠爾干之北，斯風尤盛；額爾古納河，岸如峭壁，不重要村店，相隔愈遠，直至石勒喀河（Shilka）在浦克羅夫加（Pokrovka）與阿穆爾會流時，河身始寬焉。

吾人欲知此地土著與移民稀少之原因，必須觀其在疆界史中之要點。中國史乘詔吾人以不同民族（經學者攷訂知為蒙古族，東胡族，突厥族），於不同時期，陸續活動於滿洲北部。其中之一，有曰室韋者，曾遺其名稱於今日邊地一城，或尚有數河流山嶺；但此種考釋，僅

屬臆測而已。自滿族征服中國，此地乃漸爲人所注意。西元一六四四年（清世祖順治元年）滿族初入中國時，有波雅爾克夫（Poyarkov）者，偕可薩克人，由雅庫次克（Yakutsk）越雅布諾威山（Yablonoi），出現於阿穆爾河上。俄人急劇伸張其勢力於此地，於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建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更以外交手腕，使達瑚爾（Dagur）酋罕貼木爾（Gantimur）宣佈受俄人統轄，而叛中國（其領地由外貝加爾省之陶利亞 Dauria 至嫩江流域），俄人因之，於一六七五年（清聖祖康熙十四年）東向擴展，直抵興安。迨滿人在華勢力鞏固後，頗有餘力以驅俄人，終於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訂立尼布楚條約，俄人不得已，允毀阿穆爾北岸之阿勒巴金城（即雅克薩）。此後，俄人迄未獲得黑龍省任何部分。惟當俄國外貝加爾省迅速發展時，中國迄未對此極北之區，作積極殖民活動。以故，所謂國界者，亦等於有名無實矣。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清帝令索倫齊卜金及達瑚爾兵數百，携眷移居巴爾噶（Barga，呼倫貝爾）南部，世衛邊圉。巴爾噶首邑即海拉爾，彼時爲直轄於齊齊哈爾之特別區域，地方長官，則恒以蒙人或達瑚爾人充之。俄國可薩克屯民首領雖未灌輸彼等以將來蒙人自治之思想，但對界務，雙方頗極諒解。在各方面，此荒寒之森林地帶，向未能引華人之注意，而俄人遂得在其地樹麥穀，獵貂鹿，一無限制。三五華商，設肆於額爾古納河

右岸，與繁富之雅克薩屯，隔水相望，其貨物不外菸草醇酒之屬。

如是者，終有清一代，洎中國革命起，外蒙宣佈獨立，巴爾噶亦與取一致行動。後中國收回巴爾噶，仍以土人爲地方長官，分全區爲數縣，最北者爲限以眉勒爾喀河之珠爾干縣，及擴展至根河之室韋縣。立縣後，中國官署以主權所在，向居民征收賦稅；惟居於左岸之俄人，久視田地在右岸者爲己物；以故時生有趣之事件。……從此時起，右岸中國人口，逐漸增加。除移民情形外，沿邊之將來景況，已頗重要。最初，華商與其俄婦卜居該地，其所生子嗣，近已爲各團體之主要分子。少許華婦，歷盡艱辛，奮勇隨其夫來此地，以氣候過寒，死者甚衆，其幸而生存者，則急歸南滿或山東原籍。職是之故，中俄通婚，定能繼續無已時；設所生之歐亞混血兒，堅忍耐勞，生存力大，則此荒僻之區，行見經濟發達，蒸蒸日上矣。所謂華人，除商販與地方長官外，尚有少數戍卒，與屯民亦屬一致。

俄國大革命，曾間接與中國邊民以極大物質的要素。多數俄國勤苦屯民，皆渡江卜居華境，與其故地，僅隔一水；彼等仍繼續其狩獵及農耕生活，一如昔日，三河區頗爲人所注目，以故趨之者若鶩。二地（室韋與珠爾干）俄人，與三河區二十二屯之二千俄人相較，僅成百分二十五與百分九十之比。惟以其爲俄人也，樹藝五穀，以與土族作毛皮之貿易，故此區

之經濟生活，皆隨之轉移。

散居額爾古納河兩岸之華俄屯民，與當地漁獵土族，頗少接觸。土族之與外人交易，蓋無不爲一嘗菸茶糖酒……等物者，故恆以極珍貴之毛皮易之。但除定期交易外，鮮視彼等蹤跡；因彼等皆通古斯族，凡曾至滿洲或西伯利亞且見之者，皆知其善羞怯而多疑，即關係密切之部族間，亦相避若浼也。

通古斯族是否有特殊語言及體格，姑不具論。此種北滿之狩獵部族，俄國之人種分佈學論文上，稱之爲讚尼格里人（Mnnegri，讚雅爾）及鄂倫春人（Oronchon），列於北通古斯族，而以滿人及高爾的人（Gold，赫哲，黑斤）列於南通古斯族。北通古斯族，諒係在成吉斯汗時或其以前，爲蒙人所迫，由外貝加爾省或滿洲遷往北方者。此族太半仍居北地隰原，散佈頗廣；其少數有仍回滿洲者，至因何故，在何時，則不得知矣。讚尼格里人，居阿穆爾河兩岸；其右岸者，多在呼瑪爾河流域；其地水草豐美，宜於放馬。此族受中國影響最大；使鹿通古斯人視此族爲常據彼等地盤者。此族現雖無使鹿遺俗，但人種學家多信其有此時期，且爲由北方移來者。鄂倫春人居處近興安嶺，散佈於中東路及根河上源之間，仍記其一代以前馴鹿因疫死絕之事。滿洲人稱之爲「鄂倫春」者，即「使鹿者」之意也。亦在中國勢力之下

，西部則轄於蒙人。此族與畢尼格里人，皆經充分考查，其相同之點雖大，但亦有其不同之點也。

又有第三支狩獵通古斯族，居嫩江旁，墨爾根城（Mergen，嫩江縣）東北及北方之森林中，較上述二族，皆為重要。近有司徒尼爾君（Stötzner），代表德勒斯登邦立動物人種博物館（Dresden State Museum of Zoology and Ethnogrophy），來此攷查，收集多量人種分佈學上物品及照片，使吾人對其物質文化，增益知識不少。在序言中，司氏謂此族為索倫人，殊為謬誤（按清代載籍上，稱達瑚爾，索倫皆為索倫。司氏或許援同中國對該族稱謂）。巴爾噶之索倫人，自視為特殊血統，乃蒙古化最強之通古斯族，以游牧為生，轉徙於海拉爾東南兩方，森林以外水草豐美之區，大部因滿洲殖民政策，由嫩江流域，移來今地。彼族雖力稱興安嶺以東，已無其族之蹤跡；惟準噶爾部伊犁河流域以西，則有其部人屯住也（清代駐防兵）。

通古斯狩獵部族之最不著於世者，厥為居於滿洲西北部之人；其人口不過二百五十人，且已死亡殆盡。但僅此族使用馴鹿，且物質上，社會上，能保存其純粹通古斯文化。其遷徙範圍，僅於牛爾河及興安嶺東部之喀穆爾河（一名阿勒巴自河 Albazi）間；畢尼格里人慨彼等至呼瑪爾河域（畢尼格里人認為自己範圍）而消耗其獵品，故屢次焚燒馴鹿所食之苔草，

以遏其來。此孤立而饒興趣之民族，與鄂列克瑪河（Olekma）之使鹿通古斯族，有密切關係，人種分佈學論文中，有時目之爲特殊種類。中國載籍所謂「使鹿部」，不能指爲以上所言之任何部族，緣彼等以前皆使馴鹿，然或指南鄂倫春而言也。故其命名，迄今仍爲一最難之問題。俄人所謂鄂倫春，係謂鄂列克瑪流域及滿洲之使鹿通古斯人，但亦稱興安附近之使馬者以此名。所有北通古斯皆自稱爲「阿凡基」（avanki），滿人亦有時以此稱之。以職業區分而名之爲「使馬」，「使鹿」，「使犬」諸部，因無人種分佈學上的價值，故頗爲人所反對。至舒潤尼客（Schenek）及什羅喀郭羅甫（Shirokogorov）等人稱之爲南通古斯及北通古斯，則半關方言，半關地理。如用吾人不充足之材料，更命他名，似嫌過早。巴爾噶之華人，稱使鹿通古斯族爲「寄林」。此名顯係引自外人，以在不同時期內，其譯寫之方法有時異也。有一種寫法，二字相合爲「居於林中」之意。

余等又在一關於其地土族之報告中，見此名稱。報告係前任海拉爾道尹於一九一〇年所作。其拚音名稱中之一則爲「麒麟」；此報告係根據委員團記錄所爲者。團係公家所派，以調查此族存在及方位問題。初，齊齊哈爾長吏，因鄂倫春人以射擊著於世，欲謀編之入陸軍。於是流言風起，謂此等蒙昧部落，因常與俄人通商，自認爲俄之人民，不屬中國云。委員團

至烏司特烏魯夫後，乃向可薩克人垂詢，將所得材料，皆筆錄之；惟彼等聞入此地隰原之艱難時，廢然氣沮，遂順流而至當時重要商鎮蒲克羅夫加城。在彼處常與額爾古納河對岸之使鹿通古斯人相遇。在三十年前，滿洲之馴鹿，疫死大半，乃自西伯利亞購來新種；但此後其相互間之交往，因邊境上政治關係，遂爾中止。

委員團在蒲克羅夫加得一俄商為嚮導，遂出發尋覓通古斯人。沿途林中潮濕，微跡毫無，頗感不適；但仍鼓勇前進，二三日後，終見茅舍二。此行若無俄人之助且與土人會談，則其使命，難期善果，蓋通古斯人及其馴鹿皆必匿於隰原中，無跡可尋也。團人以中國皇帝名義，正言勸告，但結果則見土人渾渾噩噩，不知如何回答；團人更欲知其酋長族氏，以便操縱，惟土人則堅不說出。故此報告之結論曰：通古斯族蠢然如犬馬，直無與於人類云！

吾人仍疑俄人及通古斯人，並未將其所知者，對委員團盡量說出。由各方面言，華人希望將此怯懦獵徒編入行伍，可謂一無所成。吾人由海茵諾夫（Mainov）所言，知北通古斯人於百年前由雅庫次克徙至阿穆爾省之故，係為避俄政府之征徭，並因雅庫次克人侵其地盤大半。其人為和善民族，僅求居於林木之中，無人擾亂，如有他族，寧避而之百哩之外，亦不願與之接觸，至迫之脅之，使之臣服，亦無反抗。現時珠爾干縣官署，年向其地與使鹿通古

斯族交易之十家可薩克征銀一百五十磅，卽已滿足。俄人於冬季一定時期，在一定地點，與土人貿易二三次，以麪粉茶酒等物易其毛皮。毛皮以灰鼠爲大宗，紫貂則因皮價昂貴，二十年前，已絕跡矣。當夏季時，通古斯人多至珠爾干或漠河，與華人交易其所需；每年慣例，其來時多以五月六月及八月。

據余所知，此族雖永未成爲詳細調查之目標，但什羅喀郭羅甫夫人（一九一五年夫人曾偕伊夫自額爾古納至阿穆爾）旅行記錄中，已有簡單之敘述。夫人於訪求根河上游鄂倫春人未成功後，乃經眉勒爾喀流域至牛爾河上游，遇數家使鹿通古斯族。與之同居二十日後，更越興安分水嶺，至呼瑪爾河流域，得遇畢尼格里人。不幸，什羅喀郭羅甫，本爲人種分佈學專家，且曾發表唯一關於滿族之論文，但此次報告中，除浮泛之記錄外，並未對於使鹿通古斯族及畢尼格里人，作深切之觀察也。其所言者，僅屬道路情形及風土景況，而其　又謬誤不當，實難令人滿意；卽著者亦自承其書有附以修正地圖之必要也。惟在余旅行出發前，其簡單記載，頗引起余之注意，用能減却若許煩惱，省却若許時間焉（待續）。

西康調查通訊

李春昱　譚錫疇

地質調查所譚錫疇李春昱二君調查川西一帶地質鑛產，在路報告，本雜誌前已發表一次。雖屬一鱗半爪，而于川西旅行狀況，及沿途地質鑛產，實有相當叙述，足資他日參攷。茲得翁詠霓所長同意，再將其近來訊表如次：

十九年六月四日由雅江縣來信：

昭屯敬悉。丁師等調查黔省地質，成績甚佳，甚爲欽佩。川省西北調查，已迭與鄧軍長接洽：如川省內部無戰事發生，想無問題。惟此次由鑪西行，已與西康當局商定調查九龍，雅江，理化，甘孜，鑪霍，道孚，丹巴八縣地質鑛產，並已與鄧軍長商定由丹巴就便赴懋功考察，預計至少三個月後，始能回至康定，大約九月間，方能抵成。松理灌彭之行，須緩至十月至十二月之間。峨眉叙瀘，趙黃二君既已經過，不必重事調查。惟生等計畫，擬于自流井，貢井，及長江以北煤田，油田，地質鑛產情形稍事考察。由成南行，或取道簡陽，或取道嘉定，交通均爲便利。惟簡陽一路，地質簡單，均爲赤色砂岩層，無甚趣味。將來擬由成都乘民船順岷江而下，先至嘉定，就便考察五通橋煤田，再轉赴峨眉，略事觀察，與川西各處地質情形，參觀比較。由峨眉直赴犍爲，因該處產烟煤，將來或可利用。此次調查所經川西一帶，煤系地層分佈極廣，煤田頗多，惟均爲無烟煤，煤層極薄，毫無價值；如能得

一煙煤田，于工業方面，當甚有利益也。犍爲以下，卽爲敘瀘，將來或取道兩處轉赴自流井調查油田情形。川東一帶，地質簡單，調查甚易，惟地方情形極壞，軍隊充斥，萑苻遍地，旅行極感困難，如無安全保障，不能冒昧前進。閬蓬溪一帶，有較佳油田，合川重慶之間，煤田亦多；地方情形尙好，將來或可一行。總之，四川情形，與他省不同，軍權分散，軍隊複雜，須與各方軍政長官接洽妥當，方能經其軍區從事考察，不若他省可任意而行也。此次所經川西一帶，交通不便，消息阻隔，信件至北平，至少須一月，電報多不通；卽有有綫電，因戰事影響，亦難免不被扣留。傳遞消息靈便之法，只有託在成友人，用無綫電報打至北平。如是由西康至平，亦須三週。交通不便，于此可見。生等于四月廿八日由鑪城起程，先至九龍，轉來雅江，已費去四十日。道路所經，均高山大嶺，動輙在四千公尺以上。轉運須用烏拉（卽民人供差之意），途中有患夾壩（卽盜賊），旅行非常遲緩，現正俟土司派人接護前赴理化，遲遲尙未至也。康定，九龍，雅江，地質情形，頗爲奇異：地層均變質甚深，一系地層又分佈極廣，與普通情形不同；如不從構造大處着想，若層細處觀察，鮮不指鹿爲馬，致生歧誤。從前勞次（von Loczy）曾由康定西行，經雅江，理化而至康藏交界。伊誤認係羅紀煤系爲五台系之一部，及二疊，三疊紀地層，實則三縣地質，層序簡單，細分之，不過太古

界片麻岩層，二疊紀（大部爲大理岩）灰岩及片岩，侏羅紀煤系三紀地層外，有火成岩侵入體。水成地層，先經火成岩之侵衝，大部已變其質，再經動力之影響，斷折錯亂，一部重行變質。片麻岩與灰岩及煤系均成斷層之接觸；斷層時代，當在中生代之末，或第三紀之初，均爲正錯大斷層也。礦產不豐，而到處有少許沙金，考其來源，係自煤系內之石英脈中剝蝕沖積而來，量微粒小，無甚價值。此外煤系內有少許銅礦，無脈形，大致成浸染礦床，質劣量少，不能開採。天文測量工作，有時極順利，有時極不順利，已測定康定，九龍，雅江，等處之經緯度，由多星計算，結果均相差不多，或不至有大錯誤。此次所經，爲中國最高區域，山高在由四千至七千公尺者，屢經數見不鮮，但生等所帶氣壓表，至此均不能用。聞松潘理番一帶，山勢亦高，又爲人不常至之區，將來如能多測知其高度，于地理及地質方面，可作參考，亦爲重要工作之一。吾所所存氣壓表，最高者不知能量至若干公尺，能用與否，茲請吾師令人檢出試用，如能卽時郵寄來成甚好，如不能郵寄，當作罷論。

六月廿一日自理化來信：

前在雅江，曾上一函，諒達鈞覽。在雅江爲接洽保護事，耽擱一旬之久；結果，由崇喜土司，派蠻兵兩名，前來接護。行兩日，抵崇喜住宅後，加派蠻兵兩名，一路搜索前進，

已于六月十二日安抵理化。沿途地質簡單，均爲侏羅紀之變質地層，惟理化之西北五六里，有石灰岩，當屬于二叠紀，面積不寬，成一南北方向之斷層，與侏羅紀地層接觸。沿河各處，產沙金頗多，均來自侏羅紀地層之石英脈內。來理化後，曾赴金洞子視察兩日，近又爲催烏拉及土兵，已耽擱有四五日之久，現已定明日前赴贍化，約有七日之程。關外旅行時期，不能預計，實自來所未有，誠使人焦急，而又無可奈何者也。自康定至理化，已歷四縣，各縣之經緯度，均經測定，結果尚佳，謹將途中計算之結果暫行陳報：（詳細計算須算出緯度後再算經度得經度後再算緯度）

地名	經度（東）			緯度（北）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康定	一〇一	五六	五一·八〇一	三〇	二	五六·六七
九江	一〇一	二五	五〇·八五	二八	五八	五五·〇四
雅江	一〇一	二	四〇·〇五	三〇	一	二二·三七
理化	一〇一	一五	二八·九九五	二九	五九	五六·九九

此次所帶無綫電，因電力薄弱，在以上各縣，均勉强聽得一次或兩次。前在西昌時，已發現電力不足，曾上 丁師一函，寄至重慶，請其將剩餘之電池寄至成都，惟時已逾五月，不識該信已收到否？如 丁師將電池寄往成都，將來自不成問題；否則請由平購買寄交成都郵局，以備川北各縣之用。購買時，可購乙種電池（B. Battery）兩個或三個，每個四十五弗打（45 Volts）；美國永備公司之出品者。因甲種電池（A. Battery）在川尚可購買，且現所帶者尚可敷用（現即因B電池之不足將A電池配上許多），前曾世英君曾携電流表一具，不知係本所物品，抑其私人者？如為所中者，請亦寄來，以便隨時檢查電量。再者，以現時旅行之遲滯狀況觀之，恐四川調查，非年內所可竣功；故一九三一之歷書（Almnnc），不妨預先定購，于年前寄來為佳，以後情形，容俟再陳。

請看下頁的廣告。

介紹「精博的」「錐指集！」

此集係合刊翁文灝先生歷年講演及論述之短篇著作，約二十萬言。分爲通論，地質，地震，礦牀，古生物及考古學，地理等六類，每類有文五六篇，并附圖多幅。研究中國地學者，當快先覩。每册實價三元，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售。

塔里木盆地之氣候情形

汧支譯

（本文係英國司宗倫中校 Lieut.-Colonel Reginald C.F. Schomberg 在英國皇家地學會之講稿，刊於該會地學雜誌一九三〇年四月號。）

塔里木盆地乃一龐碩圓形平原之名，大部爲沙漠，崑崙天山環其三面，爲新疆省（或中國土耳其斯坦）最有價值且極重要之部分。本文僅將在該地旅行二年中觀察所得，略述一二。

新疆各種情形，使多許旅行該地者，皆信在近世中（自然爲歷史期內），其氣候已大改變，亢燥之進展，頗爲顯著：簡言之，卽該地日見乾燥是也。爲證實此種理論，於是大城遺蹟（特別是古樓蘭城），克里雅及其以東諸河長度之短縮，與夫羅布泊水量之減少，皆被徵引。而吐魯番窪地之情形，亦被引來，以證明其昔日氣候，與近時大不相同（一九二八年十月號地學雜誌曾有一文論此事）。關於塔里木盆地，因缺乏水澤（由以上所引諸現象證明），致其燥化作有繼續的急劇進行一節，當有討論餘地。本文將竭力變更此項假定。

是種燥化理論，通基於由克里雅河以至東界一帶之亢燥情形，以該地尼雅及其他河流已縮短長度，而又有數座古城殘墟，於大磧中被掘出也。茲特先爲聲明，著者並未曾至和闐以

東，或塔里木河下游提背里克村以南之地。惟克里雅河以東，人口向屬寥寥，自昔抵今，其地卽爲荒棄之區，動息其間者，僅掘金之徒及罪犯而已（此乃人所共知者）。此一隅之情形，當不能代表新疆全省，故其理論，實屬不着邊際。至所云氣候變化，僅在此地，而不及他處——或云克里雅河以東諸流之短縮，其由於氣候較其他天然原因爲大者，更難令人置信。有一理論，頗足注意。因土耳其斯坦諸河，皆特融雪塡注，於是有人謂克里雅及其他諸河，以冰川上雜質堆積，或冰川本身減少，致不能得其供給。惟其鄰境之和闐河，水量並未見減少也。

於本文中，對於此區諸河水量減少之原因，冀能作進一步之論述，且將在其餘各處對此問題所作之觀察，約略言之。

孫伯恩（Swinburne）不足稱爲地理家，不然，渠必不言最困人之河風亦較海風爲安全也。在中亞細亞，其重要之地理的現象，蓋莫有甚於遍地皆爲無所宣洩之沼澤者：由鹹海裏海以至山中之小潭，原野之汨洳，差異之大，幾失其特性。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全區，皆屬此種性質：山北準噶爾部亦然。此兩龎大區城，相同之點甚多，而一地諸河之行動，立可解明羅布泊水量減少與夫克里雅及其以東諸河消滅之原因。

天山以南雖有數處窪地，其湖之形成則並不鉅大；是則殊爲重要。其地有羅布泊淡水鹹水諸泊（是必須分清，因水之來自北方者皆不至其鹹水泊也）；及吐魯番區之湖。焉耆附近之巴格喇赤湖乃一眞湖。天山南路，湖之水量多者，僅有少數；此種不同，蓋由於灌漑及土質疎鬆之故。

塔里木爲注入此區幹流諸河之總名，昔曾洩入羅布泊。泊之縮小，足以示其不能得到塔里木河之供給，亦卽塔里木河水不能注入此湖也。

天山北路主要河流爲瑪納斯河，水勢雖浩大，但不能與塔里木相埒。其行動頗有注意之價値。河離壑闕之區後，流經沮洳隰澤，其地蒹葭蒼蒼，濃菲茂密，楊檢之屬，夾列兩岸。右岸常爲懸崖峭壁，行人由上俯視，則見荒野遼敻，無路可通；過此地後，河遂東奔西注，汊港紛歧，時易厥道。

瑪納斯河流注帖里泊（Telli Nor，阿雅爾淖爾?）者若干年，經多數沼澤以至其處，如昔日塔里木河流注羅布泊者然。惟瑪納斯現已棄帖里泊；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湖床毫無積水。各處皆可登策馬遨遊，僅泥滓尚在，行其中不甚輕便耳。其時河水亦不甚多，居民謂湖雖乾涸，但日後仍將有少許水澤流至其地。湖之北端，溝洫依在，林木成行，可見昔日灌漑之制

。帖里泊之淪爲淺澤並不因河流乏水，其所以遭此不幸者，乃瑪納斯河棄而之他也。河現已東徙，除非將來仍歸故道(如中亞諸河之遷徙不定者)，不然，時日稍久，必將另潴新湖矣。

羅布泊之遭遇，似亦如是；吾人稍一考查塔里木河之情形，即可知之。塔里木河，適已言之。惟無人提及克里雅及其已消滅之鄰河(除卡偕河)對羅布淖爾之影響，蓋即在昔日繁盛時期，克里雅河亦無滴水至塔里木也。因克里雅北端毫無人之遺跡，故其終年水量是否有塔里木河之大，實有疑問。

由塔里木可之行動：羅布泊之秘密即得尋得。土耳其斯坦諸河皆恃融雪，而雪量每年差異頗小，雖有時雪降過大(如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冬季)，但無礙於此項論據。以每年平均而論，當四月中，首次融雪下注時，河始漸漲。水之大部，皆取以溉田，河水至平原後，其不被汲取者幾稀。故在夏季，水雖盛而以農事正殷，多許河流(例如喀車河)，僅如小溪；蓋全部水量，皆分用於田場矣。

當四月及晚秋之際，首次及末次融雪下注時，雖無人取河水溉田，惟以在此二期中天氣稍寒，高峯積雪，融化者少，故水勢亦不甚大。是故現時塔里木河，永無浩蕩之急流也。

近年來，塔里木盆地墾闢之地大增；例如司坦因爵士在二十年前所繪地圖，其巴楚及涉

庫間，昔多空白者，今已田園連屬矣。如是，年復一年，灌溉需水既多，則入河者自必益少，吾人若將土耳其斯坦現時情形與一八八五年凱瑞（Carey）旅行時所記者相較，則更足見其相反之點。是種變異，實令人驚愕也。

五十年來，以灌溉之地日擴，水災遂漸減少。關於恃河水灌溉之區，其特質實有一考查之必要。土耳其斯坦，土質柔脆，河之流入平原者，既無山嶺石塥以阻其鋒，更無茂樹密林以遏其勢，無拘無束，盲目而行。惟有應注意者，即河並不十分自由亂行也。

河由崑崙北行，直至天山，折而東走，又爲庫魯克塔格嶺所阻，終乃以羅布區爲歸宿。全流以中途溉田及沼澤所耗，水量損失甚多。其支流以阿克蘇河爲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時，須二小時始克渡過。次爲穆維特河（Muzart）及庫車河；但由此二河，溉田所取之水頗多。故在庫車以南，更以沼澤沮洳之吸收，塔里木河遂大失其水量矣。

一九二九年四月，瑞柯摩司先生（Mr. Rickmor Rickmers）在本會講演時，曾謂土耳其斯坦棄城之謎，可於帕米爾冰川中解之；並云塔里木盆地之耕種並不仰恃雨澤。設吾人稍參稽其雨量，即可知此說不誣。疏勒一帶，每年平均雨量爲二吋。在討論新疆南部氣候時，其雨量之影響，實無庸注意。吾人皆知，此地雨量，在近世紀來，並無改變。爲說明此地田園

恃乎灌溉之程度如何，則一注意及天山以南，無論山谷平原，欲求一塊無溝渠設備之地而不可得，是殊爲有趣也。

塥何摩司之另一觀點，大意謂塔里木河因帕米爾冰川與積雪減少，水勢遂小而不能流至樓蘭（樓蘭爲全區中棄城之最大者，他城與之相較，直無足輕重）。當庫魯克達里雅河乾涸時，水向南流，形成下塔里木河。羅布泊乾涸之過程，即樓蘭被棄之過程，因泊與城，其遭際正復相同也。

現時，庫魯克達里雅河業已復活，將來樓蘭故址或又將人烟輻湊矣。此項重大變化，可示樓蘭之毀棄，非由於氣候之改易，乃由於河流之變幻，故能推翻已往帕米爾冰雪減少之理論。設能指出樓蘭被棄係由於河改其道（現已仍回原道），則反對氣候改變理論之說，自可有一部分成立。

杭丁敦教授（Prof. 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亞洲之搏動」一書中（Pulse of Asia第二百八十頁等）言及羅布泊在中古時期增長事，是或足指明其時庫魯克達里雅尙注入泊中也。地學雜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號，曾有一文論及最近塔里木河變遷事；但關於東部之最近情形，本文應加說明，藉示其遭遇。

五六年前，塔里木河以孔雀河（或譯寬車達里雅河）之補助，經提肯里克南流而入羅布泊。彼時，孔雀河水大部皆耗於沖池及苦絲池(Chong Kol, Tais kol)，以故河之幹流，狹細如帶，當其在提肯里克與塔里木合流時，寬僅四十碼。塔里木河與之相同，其水之至下游者，與其全量相較，亦屬極小部分。故其結果，孔雀與塔里木兩河在抵提肯里克時，水已喪失大部，致入羅布泊者，為量甚少。

現時情形大異。塔里木已折向極東，合孔雀河注入庫魯克達里雅河（現名庫姆河或英吉河）；現時二者水量相合，較昔日在提肯里克相合時，浩大多多。沖池及苦絲池雖仍盈滿，但其水現已轉向新河。若一觀察此流經附近之舊河，則見水淺流細，由之毫無利益可得矣。

新河流經營盤，在阿勒特米施布拉克（Altmisn Bulaq）之南，形成一大隰澤，遂使之不能由西方直抵樓蘭；實則除由東來，河水如何方能行近樓蘭，頗難言也。設新河永循其道，且能脫離隰澤，則羅布之可成為大湖，乃在意料之中（但非現時之鹹水者）。塔里木下游諸村（提肯里克，達拉圩，英吉蘇）居民，當河之遷移他處時，其所遭際之不幸，直與樓蘭人民相等。

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之際，英吉河（或庫姆河）實足稱為大河：水勢浩淼，滾滾然穿沙丘掠枯林而行，東衝西蕩，就其昔日已棄故道，尋求出路，以之在靜寂空氣中，頹沙倒樹之聲，晝夜不絕。嫩葉片片，青青然漸代千年來灰慘氣象，庫魯克達里雅河之環境，漸將改易舊觀矣。河水下流甚猛；其時尚在十月，若在前一月，其洶湧當更可觀。惟其如是也，故能激起人之回憶而增人之驚異焉。

討論塔里木之現狀後，庫魯克塔格嶺，有應注意之價值。嶺為天山餘緒，人皆目之為燥化作用之犧牲者，與樓蘭之毀棄，似有關係。司坦因爵士謂庫魯克塔格嶺之乾旱程度，較其前次考查時，已覺減少。一九二八年十月余旅行此山時，在信集爾村（Singer）離司坦因氏路綫，經黑大山下（Heita Shan, Big Black Mountains），在信地村（Shindi）又與其路綫合。此區已呈愉快景象，灌木叢生，蒻蔑遍野，沙楊茂蔚，植物繁昌；其情形實較天山南部低谷為優，而黑大山下，水澤亦足。在庫魯克塔克嶺，嘗量其大，土壤雖不能保存多量水分，但葱蘢蒼翠，一望無垠。山中且為和碩特蒙人（來自焉耆者）之冬令牧場焉。以故庫爾勒人告余，「庫魯克」（回語「旱」意）一詞，似不適用云。

大體言之，庫魯克塔格嶺似與樓蘭毀棄無關：因頗難見其能有此影響，且此行雖倉卒，

調查雖不詳盡，其於氣候變遷，似更少暗示也。

土耳其斯坦諸河，因環境關係，皆受侵蝕作用及地下變化所支配，而此二種效果，反應於鄰郭，使水量損失頗鉅。故有人主張，欲求克里雅河及其他諸流短縮之眞正解釋，必須查攷其環境性質，始能了然。

侵蝕作用之步驟如下：一河由柔沙中經過，最初，水近地表。墾荒者前來，開始藉以灌溉；但水漸吃入土中，水面下降，不能再用以灌田，於是農人散而之四方，棄其地不顧。至終，河水乾枯，人喪家園，無情之亢燥，使其地乾旱異常——於是惡運至矣。

河中又有所謂「洄湍」(backwater)者。初時，被侵蝕之河岸，高高矗立，繼而降落河中，沖來之樹木荊棘，更助成之，於是河水被壅塞，遂成倒流(洄湍)。巴楚至阿克蘇大道南，葉爾羌河左岸，此例頗多。其地故渠洄湍，紛然並陳，溝洫棄田，依然在目，惟時爲林木所障蔽。故吾人須知，小小變化，在柔脆土壤中能發生重大結果也。

地下變化隨乎侵蝕作用，但時有分別。新疆土質鬆軟，常不能保存水分。在哈密，庫車北部山中，與夫烏什吐魯番(Uch Turfan)及公那吐魯番(Kona Turfan)附近諸處由山足下流之水，多沒於沙原中，但常於低平處，又復出現。此種動作，在各處皆極普通。例如：疏勒縣

斐雜巴得（Faizabad）以北之埃郡比（Yai Dobe）平原，水利甚溥，其水之供給，則時變更。地圖上所註之村落，有數處因乏水已被棄置，蓋水已在平原他處出現矣。

在巴楚東北四十哩大道上，有地名唐陶格拉克（Tung Toghaq），其侵蝕作用及水離故道之結果，甚爲明顯。該處墾闢之地，有一半規模甚佳，他半以侵蝕作用，水面低淺，不能由之取水以資灌漑，業被拋棄，而在遙遠之處，水泉易得之地，又有新村成立。

巴里坤山南麓，溪流至平原時卽失踪跡，後復於極遠之地（十五哩或多於十五哩）出現，然亦有消滅後不再現者。

吐魯番窪地之溝洫制度，亦足指明地下水澤之富——每年皆造新溝，最近所造者係在窪地西端，近貝踏圖拉（Bejantura）村，將來此亢燥平原，其性質必大有改變也。有一更足注意者，是爲阿爾郭依塞（Algoi Sai），一瑩潔山泉，完全消滅於沙磧中，纔復現於公那吐魯番以西陶克遜村（Toqsun）村，在泉水消滅處之東已二十五哩矣。

在新疆省，其亢旱對植物之影響，有兩點與之相關，應稍加參攷，卽由缺乏潮潤而見出沙楊及檉柳之價値是也。司坦因爵士曾謂檉柳無潮氣卽不能生存，在所謂眞沙漠之區，雖小心培植之，亦不能見檉柳之跡也。或偶然一至之水，或按時而來之水，對於檉柳，皆爲重要

。至沙楊對於乾燥之感覺，似不若檉柳之敏銳，且能抵禦亢旱。關於此二種植物對亢燥關係之理論，係根據枯死者而非基於生者。殘槁楊林，脆弱慘淒，由積沙中，露其枯幹。水潦缺乏雖能說之死地，但亦能由他因（且不易辨清）而死也。在阿克蘇大道上，距集蘭（Chilan）不遠，有已槁楊林，係爲洪水所傷者。在巴楚迤南阿克薩克馬拉耳（Aqsaq Maral）村，亦有枯楊一片，惟其旁綠柳成行，頗爲茂盛。由此可知：當水無時，樹即枯死，迨水來時，又能使新樹生長，惟沙楊以習生磧中，故其致死之由，時曖昧不易明也。

柳冢（柳爲沙掩而成之圓錐體。司坦因爵士能計算其年代）常有紛亂習態。植物之死，其故頗不易言，尤以在連岡之柳冢上，新樹滋生，益難解釋。有時原野中，柳冢遍佈，皆已枯腐，但在其間，新柳甚夥，且以枯樹之保護，生長頗爲暢適。惟當檉柳生長時，經大風暴後，根下漸積沙礫，於是愈積愈高，隆起如丘陵，即樹不因乏水而死，亦將爲沙所窒死矣。

有時，原野中柳冢遍覆，間夾以新生小柳，且極鬯茂。由柳冢之年代及其景況與夫新生者之稚小觀之，知已死之舊者及方生之新者間，曾有間隔；因其鄰近並無改變之痕跡，故可推知係地下水降變化之故。在某地中，沙楊自有死於沙漠風暴者，但由沙楊及檉柳二者參稽，可示其死並不足爲永久乾旱之徵記也。

茲將本文主旨，撮要述之。塔里木盆地氣候變遷，皆被歸於二項不同之特點：(一)．羅布泊之漸涸及樓蘭之毀棄：(二)克里雅河以東亢燥之進展。因塔里木盆地河流遷徙及車爾克達里雅河之復活，由第一點所得之證明，已有修正之必要。至第二點之論據，頗為寬泛，且僅偏於一隅，不能用之全省，而河流乾涸之原因，可於其地察得之。人皆知克里雅河以東之地，現雖墾闢較大，人口較多，但比之本省其他部分，仍較亢燥。其地下及侵蝕之變化，實為其本身之素因。

塔里木水系，仍為一不能解決之問題。因叢莽茂密，沮洳棋布，致多不能作實地調查。即飛機亦屬無用，以水之深淺不同，眞河不易辨視，而支流又溝洫紛歧，在空中不能測覺也。

蛟按：讀本文及本期雜誌所載之斯文赫丁博士講演，知新疆省河道湖澤，近數年來，改易頗大，是實為地理上重要之事項。深望我國坊間所印地圖，所售課本，將來能據以修正，庶免欺己誤人！

讀中西交通史料匯篇（轉載本年五月五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二十一期）

大弨

晚近數十年間，人不悅學；而猶枵腹者，視若固然，了不為怪。即以我國固有之學術上重要公案，世界各國學者，搖筆鼓脣，窮日累月，敝精竭神，忘生併命，以求得一字之安，發一綫之秘者，我國人充耳不聞，瞠目不解者，且比比然。至於發憤獨立從事於一種學術以貢獻之於世界者，更無論矣。他且勿言，即以馬哥孛羅游記而論，其有關吾華文獻為何等；乃從來僅得一笑柄百出舛說橫生之魏譯。近十年來，則並此不堪之譯本亦不易再覓。古今可為長太息之事，孰有逾於此者？

夫學術本無國界之可言。我國之學，我國人不能言而他國人代言之，雖云可恥，固無大害。獨是史乘奇珍，無論其屬於物質與非物質，一毀而不可復就者，坐聽其湮淪散失，耳無聞而目無見，反使異國之人，頓足扼腕張皇補苴於我側；此則稍有人心者所皇然不能一日安。而今日芸芸華冑，了無所動於中，固依然猶昔態也。

將謂吾言為過甚乎？試觀日人之發樂浪漢墓，其苦心孤詣為何如？（樂浪發墓經過情形及其影響見大公報文學副刊百十七期以後）樂浪發墓之足以轉移歷史學家之視聽又何如？更返觀我國，秦陵漢闕之濫遭無識軍人發掘，其損傷文獻之寶藏又何如？吾輩書生，雖口枯筆

禿以讙呼籲之責，曾未足以動彼昏之一聽。吾言如此，料疾首蹙額而領吾言者必不少也。

夫物質上之史蹟，固難言之矣。國家秩序未定，建設未遑；雖有智者，心餘力絀。是宜有待焉，末如之何也。至於非物質之史蹟，苟不及時整理，則久而益難措手，併此而亦不注意焉，是則眞可哀也。

近數年來，整理史料之名著，日就月將，漸有以饜吾曹之望矣。沒者若海寧王氏，新會梁氏，存者若上虞羅氏，新會陳氏：類皆有戛然獨造之一端，可以上掩古人，下開來學。然而取材宏富，致力精深，毅然於古今中外懸而未決之公案作一篷括席捲之壯舉者，則斷然當推最近出版之張星烺氏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匯篇)。

夫中西交通，固史乘上一重大公案，所牽涉者至宏至博。原張君之意，毋亦曰吾姑引其端緒而已，非謂即此而已臻其極也。即欲以是頌張君，張君固不任受也。然則此書之功績兀偉安在？曰在乎其開闢史學新門徑，足以藥國人不學之病。自今以往，必有知欲尋吾國史跡非博覽殊方異籍不可者矣。必有知欲瞭然於吾國文化之精采，非深研其他民族以資映證不可者矣。必有知古昔先民之一言一事皆有所涵之意義，非精研而默會之不可者矣。必有知輾轉稗販之不足以學者矣。必有知非博聞强識而又能觀其會通之不足以學者矣。必有知非屏除客

氣質事求是之不足以言學者矣。吾故讀張君之書，既深慨晚近學術之沉淪，益致佩於張君之闇識孤懷，終乃信來日吾國學術之必日即於光大也。

張君是書前有輔仁大學校長鄂君及海鹽朱君兩序，皆極致推崇。鄂君之言若曰：近世從事此學者，有玉爾 Sir Henry Yule)，科狄爾 (Henri Cordier)，波迪爾 (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or)，及希爾特（一作夏德 Friebrich Hirth）諸人，爲張君先路之導。然張君能廣擷中國故籍，固非彼諸人所能幾及。張君以其博覽之姿，於從來疑滯實多疏通證明之功。他人所忽不經意者，張君抉發而貫穴之，遂得其映帶之關係。張君固不諱其所取材已罄無可益；然前茲作者固當望而却步矣。他日者，從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叙里亞文滿蒙藏文之殘編斷簡中，必尚可得無窮珍異之史料，豁然復見天日。然張君篳路藍縷之功，終將莫之或掩也。

朱君之言曰：印證古今，不事穿鑿，凡此皆非專攻中史之舊學者或專攻西史之新學者所能幾及。此非余一人之諛言，國內外史學皆當爲之心服者也。況史料彙編云者，固供學者之參考別裁；其謙而未稱史，正可以覘張君之虛衷雅量，有殷殷期待後學之意焉。昔者馬驌專治三代古籍，著成繹史，蔚爲巨觀。余嘗爲中國史學史，叙吾國史學之漸次進化，以馬氏繹史爲之殿；蓋以其書爲吾國史學體裁之最進化者也，其淵博駿偉，亦並世無兩。今張君此書

，視繹史更爲進化。(下略)

其自序中述著書之動機曰：(上略)迄於今日，古人所存而不議之史料，視爲紕繆不經者，西人皆代吾一一證明。其主中國版圖以內多種問題，中國學者爭論不定，西人代爲調查探測清理判決者不一其事也。例如蒙古初起時之都城喀拉和琳地址所在，張穆何秋濤李文田丁謙等引古證今，議論紛紛，考其究竟，終無結果。西曆一八九〇年芬蘭俄國之探險隊再往蒙古鄂爾坤河沿岸考查，和琳舊址即今額爾德尼昭之說始確定矣。本國問題且待他人爲之解決，則本國固有之物安足以抵制舶來品賊？外國所產者固亦大有可學者在也。中國史地，西洋人日代吾清理，吾則安得不學他人而急欲知彼對我研究之結果何如乎。昔契丹主謂我於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也。嗚呼！是何今之人酷類於宋之人！余有慨於是，十餘年來，不揣譾陋，專心搜求中國史料。關於中國古代交通事蹟，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賈游客僧侶教士之記載，東鱗西爪可以互證者，無不爬羅剔抉，分門別類，彙次爲書。(下略)

書凡六巨册。第一册曰上古時代中外交通，其敘述託始原黃帝。以伶倫取竹之大夏爲唐時之吐火羅，(二〇頁)，實從來史家所未發。由黃帝以後至於周穆王，先秦故書而外，多

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而山海經拾遺記諸書亦無不徵引。或者以爲兩漢六朝神異怪誕之書，不宜雜見以當信史。然逆揣張君之意，非謂所采摭者皆即史也。特以古代傳說咸有所受，由此而史蹟昔景彰焉。史學家所問者，此傳說之所自來與其影響而已，不問其所說之有理性無理性也。近代民俗學日趨發達，於歷代各民族之傳說，罔不搜羅而證其異同蛻化之迹，有功於文化史者至爲偉大，絕不因其無理性遂屏斥不道也。況即理性之範圍言之，固亦有難於武斷者矣：在未見石䲔以前，鮮有不疑火浣布者也；在未見駝鳥以前，鮮有不疑條支鳥卵者也：何者定可信，何者定不可信哉？豈惟此也，在耶穌降未至遠東以前，歐洲人士，固亦斥馬哥孛羅爲誕妄不經。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人之視我猶我視人。往昔我國史家囿於司馬子長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說，一聞非常異義，動即詆爲不經。史學進化之遲，良由於此。今後治學必當刊除此念，張君之意未可非也。（第一編一二頁）

一三三頁引朋庵櫟園筆記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之說，則似宜再加辨析。按周櫟園書影（卷一）有左列一事：

楚有張君遂。爲陳士業言：「廣南有韓士官，自言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寃

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粵趙佗。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發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間。有酇侯所遺之書，慰佗所賜之詔，勒之鼎器。」止菴曰，予常怪趙佗以魋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佗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觀此編與庸庵筆記事相類而又在前。粵中土豪，好攀援貴盛，誇耀族姓。清時重科舉，他省之新選庶常遊粵抽豐者，能攀同姓，掛圖祭祠所得尤豐。甚至落拓文人，爲豪富杜撰族譜，旁徵曲引，笑談百出，不勝枚舉。聞南洋華僑劉姓，每引關張趙爲同宗，且與曹姓尋仇。準此言之，殊難徵信也。

二曰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其一爲兩漢與大秦（羅馬）之往來；其二爲六朝時代與大秦之往來；其三爲突厥民族之爲中西交通媒介；其四爲唐代之拂菻及景教之傳入；其五爲宋代之拂菻。（以上分段，爲擧括要義起見，非原書之段落也。）

拂菻之爲羅馬，已成定案。惟二字由來，中外學者，尚多聚訟。吾固向疑其爲佛蘭克（

Frank）之譯音，雖佛蘭克之名出現較遲，然中國人遠道傳聞，以此爲彼，若明史之稱葡萄牙爲佛郎機，亦非可怪。今觀是書一四一頁之拂菻原音考，列舉諸說，亦以斯說爲可信，實犂然有當於人心也。

又唐代大秦人有僑居中國內地者。全唐文七〇三引李德裕疏云，「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此條似應補入原書也。

第二册爲元明兩代與歐洲之交通。斯爲中西交通最頻繁之時代。本編包羅宏富，雖累五百餘頁，閱讀之猶虞其盡也。中國國於大地，偉大崇閎之觀，代有增益，從未有以閉關固拒營營眉睫之間爲得策者；有之，惟宋與明。唐之文化毀於宋；元之文化毀於明。本書於此，蓋慨乎其言之。（第一册二二〇頁及第二册三五一頁）幸而有永樂之雄才，足以救洪武之褊陋，故明人猶未若南宋之萎弱。然是是歐洲諸國方以傳教通商競於海上，我獨瞢然一無備豫；陵夷蹉跎，以成今日之勢。趙宋兩氏，其尤中國民族之罪人哉。

五三〇頁俄人斐德林之記載譯文，有「朱漢第」一語。按當爲朱皇帝之訛音。昔時細民稱皇帝輙冠以姓：唐人稱李郎，宋人號趙官家（見水滸傳），明人蓋稱其主曰朱皇帝。俄人據以

人書耳。否則爲秦昌帝之訛音，亦近似也。

又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於十五世紀中葉奉使東方，其奉使記中稱明帝曰契丹皇帝朱四漢。本書譯之曰，契丹國皇帝名朱四漢，蓋九國之義，唯察合臺國人稱之爲淘格司(Tuugas)，豬皇帝(Pig Emperor)之義也(第二册三五八頁)。今按明祖以豬爲本命，又符國姓，曾禁屠家。至今孝陵享堂之像面作豬形，蓋當時亦未嘗以爲醜諱。遠人間俗，遂舉其義以告。諒非克氏之誣辭也。

第二册一曰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其引證唐人所疏崑崙奴事(第二册六二二頁)可謂賅博。然吾昔草社會風俗史時，尙錄張籍崑崙兒一詩。似爲唐代名人正面描寫崑崙奴之文字，尤可貴也。其詩曰：

崑崙家住海中洲，蠻客將來漢地游，言語解教秦吉了，波濤初過鬱林洲，金鐶欲落長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

二〇二頁引拔都他所記幻人事，而以聊齋志異中偷桃一節證之。余按宋明以來江湖賣技之人詩文筆記者，殊不止此一事。若集合而疏證之，亦一重要發現也。稽之古代記載，幻術似非中國所固有。列子之化人，漢書之犂靬，皆來自西方。小顏亦云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

居人截馬之術本從西域來。後漢書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正月旦，太子幸德陽殿（中路）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爲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於繩上云云。魏晉以來，正朔元會，咸有此戲，歷見諸史。隋唐以後，正式戲劇漸行，雜戲始不見重視；其淪爲江湖游民餬口之術，蓋緣此也。更有進者，李善注西京賦。引西京雜記東海黃公立興雲霧以釋吞刀吐火雲霧杳冥二語。東海黃公卽張衡所謂赤刀粵祝者也。然則幻術之一部分，蓋爲粵祝。粵祝者，漢武以後自南方傳入中國，頗具勢力。東漢以來，遂成道敎中禁咒符籙一派者也。由斯以談，則中國幻術蓋同時自西方南方輸入，融結蛻化以成，反爲西方人士所不能解矣。自今以往，江湖賣技人之特殊團體恐不易久存，若能覓此中人而研討其授受之源流與夫團結之形式，斯則所謂非物質之史蹟之保存，國人所亟宜注意也。

第三册二日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其一爲唐以前之條枝時代，其二爲唐以後之大食時代。其中尤重要之材料爲唐與大食在葱嶺西之交涉，爲回敎之輸入，爲唐代之通商通婚狀況，爲阿拉伯關於中國之記載，爲宋時商港狀況及周去非趙汝适之記載。其一爲元以後之天方時代。

其中宋人關於阿拉伯之記載尙有洪适諸雙（見說郛）中大食雙陸一圖可資援証。他日張君再版其書，必將增入也。（按：第六册末，已照此提議補入）

第三册第二編一七七及一八四頁記揚州商胡事。余按唐代揚州商胡之衆多，不僅於田神功鄧景山兩傳見之。杜工部集解悶一首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舊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游。是揚州商胡游踪至蜀，中國人士欲知江介商情，反須就彼訪問。其操縱當時社會經濟之勢力，固未必遜於今日上海之歐美商人。此種言外所傳之意，較之正面之紀載尤爲可珍也（與原書二二四頁參看）。

一八九頁以下均采輯太平廣記中所記波斯胡事。二二四頁論商胡經濟上之勢力。余按中國古代紀載，從來注意於西方人在華之商業。後漢馬援傳言伏波似胡賈，到一處輒止。此證明胡賈在華之勢力久爲社會所注目，必遠在馬援以前。故時人衆爲口頭譬況之說也。御覽七〇四引語林：劉承允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覘之，果見向選皆珍玩，正與胡父諸賈賣醫。此證明胡賈之購買力久爲華人所信服也，特附唐以來之波斯，影響更深偉耳。又元徽之集和樂天送客游嶺南詩注，南方呼波斯爲舶主，胡人異寶多自懷藏以避强匃，此亦可補張君所未及。

第四册第一編記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其中最有興味者爲亞美尼亞史家關於中國之記載。云有一國亟嗜殺人，王之稱號爲任柏古爾（Jonpgur）駐修爾夏城（Siurhia）。注中引亨利玉爾之說，謂修爾夏城或指洛陽（二頁）。今按後魏始都盛樂，其音或較洛陽爲近。然古昔語言歧異，地理名詞不必皆依漢學讀。望文爲說，固不可矣。

又云波斯薩珊王朝太祖之末年，中國國王阿爾博克（Arpog）有子名馬姆康（Mankon）者，犯法然坐，逃至波斯避之。中國人追至，因波斯保護罪人，以宣戰相恫嚇，馬姆康不得已乃西至亞美尼亞。國王梯力代梯斯（Tiridos）優待之，封以大龍省（Daron 三頁）今按馬姆康之名雖不可考，或當時蒙雜他邦不必用其原名。然史册上如斯之事固不一而足。如李陵之入匈奴尚主封王，徐敬業之子入吐蕃號徐舍人，及水經注載林邑范氏之事，皆確鑿可據。惜乎彼國以後之事實無人爲之紀錄；或雖有而不傳於中國也。要之，中西種族文化之交互往來，久成一凌雜無緒之陳舊帳簿。今茲爬梳所得，雖竭吾曹畢生心力亦不過鄧林一枝，滄海一勺而已。

第二編記中國與猶太之交通。觀元代關於朮忽及斡脫之記載（五頁），則知猶太人在元時深入中國之經濟界一如上述之波斯胡也。至開封猶太教之始末，則足與陳垣氏之開封一賜

樂業教考互相發明。

第三編記中國與伊蘭之交通。魏以前爲安息時代，魏以後爲波斯時代。唐代波斯人歸化中國者，以李珣爲最奇。然除原書所引茅亭客話一條外（二〇〇頁），何光遠鑒誡錄云，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亦足資佐證也。

第五冊爲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自漢武帝通西域以至唐之西突厥昭武諸國勃律吐火羅，與西遼之建國；蒙古之征服，明與撒馬兒罕等處之交通，皆至有興味之史案也。二九九頁引烏古孫仲端北使記云，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間有髯者。四一六頁引長春眞人西游記云，婦人（中略）異者或有鬚髯。按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碧髯胡妓之語，卽指此而言矣。

第六冊爲中國與印度之交通，今尚未出版，料其宏偉更有過於前述諸冊也（按第六冊現已出版，自上古以迄明代，將中印間之交通，敘述綦詳；地名考證，亦極精當。中更將東漢以還，西土高僧東來傳教及中國大德西去求經事，提要鉤玄，一一論述，儼然一部佛教傳播史，欲研究佛教在中土發達情形者尤不可不讀。正文之後，又有增修：如穆天子傳研究，拂菻原名考，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僧及烈事蹟，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各種記載，

唐時海南島有回教徒，宋代各商港蕃商情形，阿拉伯人遊戲入中國，及幹脫等八篇；或據大昭君批評修正，或據後得之材料增補，皆極博洽精到。至所附引用中外書目，更足開後學研究之門徑）

張君是書可謂最近出版界中驚人之事業矣。然吾以爲中西交通之史事，不得專屬之游歷通商外交軍事移民傳教等項，如鄧君之序所舉者。若夫制度風俗之交互影響，斯尤足當吾人之注意。本書於張氏所攜歸之植物及唐代與波斯互相灌注之鑛植物知識曾有專篇之紀述，雖然，若漢魏以後胡樂及胡舞之輸入，元明以後回回曆法之采用，以及歷代胡服胡香胡樂胡戲胡語，雜之建築中所參合之外國風範，似皆不能棄置弗道。料張君異日繼以餉吾人者，必尚不止於此也。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册　特價貳圓

羅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不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二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尤當人手一編也。

發行者　本會

代售者　景山書社

嫩江流域近狀（轉錄天津大公報）

尉遲正榮

記者於四月十二日早八時乘齊昂鐵路小火車，起程赴昂。該路計長四十華里，由省至昂：一等車票哈洋兩元，貳等一元六角，三等一元二角。車小人多，起坐均不自由，且汗氣薰蒸，益覺不暢。查該路建於民國初年，斯時吉林朱鐵梅來撫斯邦，憫於旗民薪俸裁撤，將來生計難免維艱，因派員與天津與泰來洋行訂約，建修該路，為籌備旗民生計而設。無如歷任當事者，日日言整頓，而腐敗依舊，以致賠累甚重，難期進行。豈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之故歟？車甫出站，即至商埠路之道，見日人建築之南滿鐵路公所，巨廈矗立。巍峨在望。該所建築之緣起，發因前任之滿鐵安廣社長。該氏為便利該國視察團員居住及調查江省之一切情形起見，於民國十五年委託滿鐵駐江公所總辦早川正雄氏。與前軍務督辦吳俊陞商借商埠路北首隙地，建修公所，租期為十五年。雙方磋商甫經妥洽，而日人恐遲而生變，遂積極興工，定於昭和二年完成斯項工程，果於期年而竣事。此駐江滿鐵公所建築緣起之大概情形也。其內部例行事務，專司調查江省各處經濟，物產，風俗，人情，教育，軍備，治安，及人民一切習尚瑣細之事，靡有或遺。每週凡有所得，彙訂成册，報經滿鐵株式會社分呈關東廳及外務省。日人之遠慮，概可想見！九時半抵昂，與同儕送行者入東鐵食堂內稍憩，品茗閒坐，

其樂怡然。午後二時改乘中東路車赴富拉爾基站，與送行者握手而別。富拉爾基站距昂昂溪站十八里，神息甫定，轉瞬既至。下車後寓逆旅。斯地爲清巡撫程雪樓赴俄對質的，引身躍江之後，載中俄史上一塲紀念之地也。當庚子之役，俄人乘我國拳亂無暇東顧之際，既奪我江東六十屯，復驅璦琿民衆，葬身魚腹。當時鎮守黑龍江地方等處將軍壽山，本其不戰，不和，不防，不走，之四不主義，衆訟盈庭，一事不辦。卒至俄軍進逼五里墩，將以巨砲轟城。壽山見大勢已去，仰藥自盡。時巡撫雲陽程雪樓親至五里墩，抱巨砲之口，爲人民請命。俄人見公忠義，命赴俄對質，城因得全。江民感德，爲伐石紀事。今者豐碑華表，猶立公園，撫今思昔，不勝感喟。

斯站當嫩江中流，有極大之橋一，東鐵貫經其上。江岸近處有帝俄經營東鐵時所建之堅固砲台，及大規模之兵營，以地當水陸要衝，故設重兵於此，俾使扼守。爲訓練江防人才計，延聘海軍將佐，闢設游泳場。復擬疏浚由三岔河至江省之水道，爲航行淺水艦之用，冀與水陸相呼應，俾中俄他年有警，淺水艦由三江口經哈爾濱越三岔河於二晝夜內深入腹地，即可至黑龍江省城。俄人遠略心實可畏。迨歐戰起，其議遂寢。斯處東北西北多沙，不便耕種。西南東南稍腴，平均黑土在三尺以上。居民千餘戶，從事農作者在十分之七。以地近沿江

，榆柳等樹，隨處皆有。每當夏季，綠滿郊原。故每年外人來此避暑者，有數甚夥。距富拉爾站西六十里之朱家坎站，有白土山，盛產白土，白土山以此得名，爲該處紳民連子元私產，祗以不便耕種，屢經出售，無人過問。十四年夏，有北滿視察團某日人行經其地，出多金購其土，連氏以事關主權，嚴詞拒絕。日人頻行，語之曰，此土爲製玻璃沙之原料，產於東北者，以此爲最佳，可惜貴國官府對於人民危而不支，顚而不扶，以致大好寶藏，委棄於地，人民所希冀者皆得其反。即以生死關頭之賑務，尙置不辦，烏有餘利辦此邊地實業。貸彼官府，果奚爲者。連氏無以應，赧顏而退。沙灘近處，現有網房十餘處，各網房輪流下網，夏季每晝夜二網，網長八十餘丈，每一網可得魚千餘斤，以草根魚胖頭魚爲最多，白魚鯉魚次之，大都運赴省垣各處售賣，其價值均在現洋三角左右。捐稅極廉，運輸尤便，故每年東來難民從事此業者，爲數不鮮。江省南以松花江爲界，應內與安嶺所發諸水入松花江者，爲嫩江，水道長計一千四百餘里。刻因江甫解凍，積結冰塊，順流而下，所有船隻未便航行。故記者於十三日早乘早車從富拉爾基溯江而上。江面寬約三里，江流所經，率皆沙地，爲水沖積之沙州，隨處皆有。以無專局疏濬，每年航輪時有擱淺。午後三時抵榆樹崴子，正西爲齊齊哈爾屯。黑龍江省城原設璦琿，繼遷莫爾根，三遷齊齊哈爾，復由齊齊哈爾遷於江東十八里

之卜奎。惟仍名齊齊哈爾之原因，當時某將軍因屢次遷城，後遷卜奎，未待呈，竟獲重譴。繼任者恐蹈覆轍，故仍以齊齊哈爾名卜奎焉。

由富拉爾基，江流至省城西北(即葫蘆頭)，成一大迴折，計水程九十里。葫蘆頭距省城三里，居民五十餘戶，率皆直魯之民，大都以行船爲生，至所用船隻爲對子船及大帆船兩種。對子船即以山中大木鑿成槽形，每兩槽釘成一對，故名對子船，此種船隻因無底艙之故，不能裝運貨物，率皆用此項船隻裝運柴草。船隻價目，平均在哈洋四百元上下。每哈洋一元折現洋八角，大帆船每隻價目在哈洋一千五百元左右。此項船隻皆裝糧石雜貨等，每船能裝大斗之糧二百石以上(每大斗重中秤六十斤)。運費按途計算，由省城至拉哈站計二百四十里，每石運費江市錢一千四五百吊左右。(現行每哈洋一元折江錢四百吊)：由省至訥河計三百里，每石運價在一千六七百吊上下，中途遺失，由船戶負責。客歲有船戶唐永發王志儉畢福來王秀臣孔幹卿耿鳳坤王子信等，爲保障利益團結一致起見，請准省政府組織船業公會，除糾查船戶舞弊外，併維持其營業，如船隻遇難，由公會查實，除令各船戶分擔損失外，併公攤卹金給遇難工人。故年餘以來，入會之船達四百餘隻，併有船身窳陋未得加入者，大有人在辦理之善，可見一斑。刻以開江在即，需款修船，凡在會之戶，皆可由會貸給，分期補還

。較諸巧立名目從中牟利者，相差奚止天壤。所有船隻開往訥河莫爾根等處，率皆裝載雜貨，北返裝運木料及糧食爲大宗。每年往返，可行七次。水量最淺時一尺八九，平素在四尺上下。故輪船航入斯水者，除東北航務局之淺水輪，如明山吉清廣信公司之廣昌等輪，如水勢大漲時，尚可航至省城。其餘各輪因吃水較深，不能駛入。

十四日早，沿江北行，抵距省十八里之兩半屯。此屯原爲一大村落，嗣因江流改道，由該屯直貫而過，以致一屯被江劃而爲二，兩半屯之命名，蓋因此也。斯處合東西兩屯居戶數十戶，以漢族爲最多，滿洲人寥寥無幾。平均黑土在五尺以上，產額每垧在四石上下，種植五穀皆宜。其東北雖磽薄，惟適於種瓜，故每年魯省東來之難民，從事此業，大有人在，大都運赴省城售賣。如難民欲從事此業，毋需購地，凡能自備山東西瓜子。便可至此與地主合作，地主出錢，貧民出力，成熟時按產額均分。一年每人可得純利現洋三百元左右，謀生之易，亦可概見。午前十一時至高梁屯，距兩半屯十五里，居民十餘戶，皆達呼利人不（按即達瑚爾），諳漢語，復無文字，渾渾噩噩，大有太古之風。斯屯水草豐美，以不諳耕種之故，大都從事畜牧及打草爲生活。由高梁屯前行五里，爲拉哈汽，江流至此東行者，爲呼裕爾河。居民八九戶，係達呼利人，從事漁牧爲生，以柳條編作牆垣，所居之屋，以樺樹皮作屋

之頂，殆與黃崗竹樓相伯仲。復前行十四里，抵摸胡爐屯江流至此，折而東向，居民十數戶，以達呼利人居多，漢人次之，大都以耕種爲生。氣候因地處空曠。較江省稍寒。黑土五尺，產額在四石左右，下午三時抵謝里金屯，是處距摸胡爐十五里，居民百餘戶，達呼利及漢人各半。達人及漢人互通婚姻，不料種族大同之風，竟早實行於邊地。江流至此，折而北行，惟皆橫斷崗嶺，水量深淺不均，行船至此，殊爲危險。午後七時抵三家子站，距省城九十里。是處當齊黑驛站大道，昔無長途汽車時，凡赴黑河者，大都在此打尖（即途人在行徑上遇店吃飯後再走不宿之謂）。居人不耕種，家家開店（俗名家伙店），旅客自備餱糧，即可沿門求宿，無一拒者。今者汽車通行，朝發可以夕至，毋需再行打尖。因之家伙店所受打擊不小，相率改行，以打草拉脚維持其生活焉。十五日晨乘車北行五十里，抵寧年站，爲清時驛站之一。居民百餘戶，皆事耕種，黑土五尺，現有熟地萬餘垧，種植咸宜。尤可爲貧民慰者，寧年站沿江以北各地，盛產藥材，如防風，甘草，車前子，桔梗，蒼朮等，不假種植，隨地皆有，即一彎腰之勞，不必選地兜售，就地有各省行莊坐收，每年一人可獲純利，千餘百元不等，生活實甚易易。午後五時許抵東錦鎮（原名醋拾）現有居民五百餘戶，漢人占全數十分之七，餘者爲滿洲及達呼利人，現有熟地兩萬垧，黑土約五尺以上。夜宿村中，時聞

鼓聲咚咚，喧闐澈夜，擾人清夢。比明詢及鄰人，始悉此間人士信仰神教，每遇家祀决疑卜咎祈禱等事，皆延巫婆至家焚香擊鼓，冀蒙天庥，故從事巫婆之業者，亦大有人在。十六日早八時起行，至二十里台，該處為清時驛路，每十里置一台，因距寧年站二十里，故二十里台以此得名。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居民數十戶，大都從事農業，黑土平均約在五尺左右，產額平均在五石上下，斯處多江淤之地，肥沃異常，五穀咸宜，來此墾荒，當年即可得利。用舊式大犂，將土耕開，遍撒糜子，不鋤不鏟，令其與草同長，秋令收割，耕開一次，使其土質疎鬆，翌年耕種，即與熟地同樣。或有倡議模仿新法，用洋犂開荒者，省工節費，無過於此，其說似是而實非，推其原因，大都以洋犂犂鏟過小，吃土較淺，江省風狂，如開土過淺，底質堅韌，禾苗滋根，當屬不易，一被風吹，立即枯死，故使用洋犂者，實不多覯。以西法殊俗，强適於吾國，不按因時因地而權宜之，强與從同，效既不彰，復滋羣疑。削足適履之政策，所以不能持於永久也。

十七日晨興登車，適值早霧密佈，寒風襲人，砭我肌膚。午後一時至展家屯，斯地處於平曠，江流至此，茫無際涯。茲當江流甫開，所有冰塊，順流而七。放翁所謂「三月末春冰塞川，冬日枯寒霜閉天，」今於邊地見之。十八日起程至拉哈站，距省二百四十里，清時係副都統駐地

，居民千餘戶，滿州人佔十分之五，其餘爲漢人及站棒滿州人，大都通曉漢人語言文字。午後五時許至大孤堆，距省二百六十里，居民三十餘戶，以達呼利人爲最多。黑土五尺，盛產黃花菜，及防風甘草桑黃等藥材。江流至此，折向西北，居民無多，墾荒鮮少，大有千里郊原一片素色之概。十九日晨起程，北行二十里至謝里金斯。地爲訥河縣轄境，人烟稀少，柳榆叢密，江流復淺，每年行船至此，遭馬賊襲擊者，不知凡幾。蓋此項盜匪，以距縣城過遠，兵來則颺，兵去則歸。而該管有司狃於積習，不相關連，此盜賊所以有恃無恐，以致航行斯水者，視爲畏途。記者擬建議當局，將沿江之柳榆，悉數砍伐，使其無所屏依，施行聯防，當川逡巡。此不過治標之策，若欲根本肅清，則須省刑薄稅，與民休息，任賢選能，各盡其事，優遇勞工，以消激憤，通商惠工，用厚民生。二十日行五十里，經模拉丁至訥河碼頭，距縣街四十五里。斯處地當荒僻，闃無人烟，僅有廣信公司糧廠一處。訥河縣清時係東佈特哈總管轄地，土質肥沃，五穀咸宜，現有熟地約三十萬垧，每垧可得七石上下。終年雨量勻調，從無旱潦之慮，誠一良好產糧之區。縣城居民四千餘戶，以漢人爲最多。刻下齊克路富訥支線，業經勘測竣事，訥河車站指定縣城南首爲站基，於是該處貧苦人民，因以辛勤積得之土地，被當局指定徵用，恐不能秉公給價，即便給價，不知何年始可領得，於是齊集縣署

，跪乞當局另採空曠之地，既便路川，復維民生，一舉兩利，不爲無理，至能否得當局之諒解，記者行程匆迫，未悉其事之結果。蓋吾國官府之信用早失，即有一二勵精圖治之士，而人民以前車屢覆，故而滋疑，此亦毋爲當局諒而責民衆以嘵嘵也。至地方治安事項，設有縣公安局，直轄六區。惟縣城警察之服裝，尚屬整齊，其餘鄉區，如布爾汽，喀喇哈站等警所，現有長警，皆係達呼利人，時有身着長袍，上穿制服，儼然以制服爲馬褂。冷眼視之，警民莫辨，大都家居，不住所內。通漢語者尚少，對於警章，瞠目結舌。遇有事項，臨時招集。惟有爲吾人慰者，該所轄境，皆係達呼利人，若擢長警，實屬人地相宜，故警察與人民從無雀鼠之爭，相處相睦。昨年防俄之役，大軍過境，供應頻煩，至紀律如何，記者之不才，不肯再爲點染矣。該縣雖未受砲火之厄，大軍久駐，蓋藏早竭，近聞該縣紳民倡議廣設學校，陶冶兒童，計故甚善。孔子不云乎，既富而庶，既庶而教。爲今之計，增加地產，減除疾苦，民有室家之樂，然後及於庠序之敎。今瘡痍滿目，元氣待復，置人民流離於不顧，而廣設此大批學校，殊令人百思而莫解焉。

訥河之西，爲布西縣，係西布特哈總管轄地。布西設治局，原置一步氣地方，後因地曠民稀，於十七年春遷治泥爾基河口，該處有布西設治局及西布特哈總管衙門在焉。布西設治

局轄境三百里，西布特哈總管轄畢拉爾路及庫瑪爾路兩協領。協領承總管之命，處理西布特哈全境事宜。惟此項官級，係滿清遺制，何以延至民國，尚置不改。推其原因，以斯地人種繁雜，一旦改制，則所有居民將滋疑生變。記者爲欲使讀者明瞭該處人種起見，不憚煩瑣，就所知者，計十一種，略述於左：一，漢軍，即漢人入清時之軍籍者。二，厄魯特人，即新疆準噶爾人，於乾隆時遷此；居胡爾玉河者，以依克明安旗貝子爲首領，居呼倫貝爾者，以呼倫貝爾副都統爲首領。三，杞𤠾人，與生番相類似，以圍獵爲其生活，張幕爲家，轉徙無定。惟杞𤠾人佞信神教，每家按現有人數，製以皮人，按年歲長幼，別其大小，至長不逾八寸，小有約二寸餘，盛以錦匣，每遇家祭婚喪大事，於窗間斜懸一繩，按其長幼爲之次序，若其人死亡，即將斯項皮人與屍殉葬。於懸掛皮人時，或有好事者，以木枝擊其皮人，設擊中大者之頭，則家中年長者頭部即作奇痛；如擊中小者之足，則家中年幼之人即不能成步。杞𤠾人即延巫者至家，竟酒烹羔，焚香默拜，冀蒙神宥。其中玄奧，似有哲理。至此教爲何人之作俑，及濫觴於何代，記者於宗教學問，少有研究，尚欲請教當世達者。四，蒙古人，江省分三旗，即札來特旗，杜爾伯特旗，郭爾羅斯後旗。五，達爾虎人（即達呼利人），又名䮗木人。六，索倫人，以游牧爲生。七，鮮卑人，係蒙古旗牧貢入清室當兵者。八，滿洲

人，分新舊兩種，名伊徹滿洲及佛滿洲兩種：「伊徹」新之謂也，「佛」舊之謂也。九，屯丁人，係清時遣戍罪人，給與土地，令其耕種，名曰官屯。十，站棒人，爲清時三藩之同志，三藩者，即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當時覩滿人之殘暴，思復明祚，起而與抗，比事敗，其餘黨發往齊黑驛站，充當郵卒。十一，漢人，來斯地者，自布西設治後，日漸增多。

以上所述之人種，除滿洲人及蒙古人，有漢滿蒙文字外，其餘只有語言，而無文字。至爲國防宜力者，以索倫及鄂倫春人爲最著。索倫於清康熙時，羅刹內犯，編練索倫軍隊往勦，屢立戰功。繼乾以還，伊犂衛藏之役，索倫軍隊，無役不從。海蘭察遂以戰功特起，位至通顯。咸豐時，僧格休沁編索倫精卒。平捻匪於豫東，彼輩渾渾噩噩，不識五銖半兩。其居呼倫湖一帶者，大都歸隸俄籍，其不致全體叛去者，以我境水草豐美，匪庶所奇，賴有此耳。鄂倫春以魚獵爲生，食肉衣皮，不辨米穀，有終身未嘗菽麥者。清同治間，吉林盜匪猖獗，將軍富明阿奏調鄂倫春軍隊五百名，一戰而定。近年以來，所獵皮張，多向俄境換取食物，並有潛入俄籍者。此輩山路嫻熟，槍法準確，設能善於撫循，尚可練成勁旅，爲國防之捍衛。布西屏山臨水。形勢天成，加以綠柳疏青，愈形山姿葱媚。望江水之滔滔，咸身世之悠悠，嚦嚦鷗鷺，飛鳴於江渚之上，點點帆檣，穿梭於碧浪之間，覩麗景之當前，胸襟爲之一

暢。西布有熟地五萬垧，黑土平均七尺，產額每垧在六七石上下，地價上等生荒在哈洋千餘元，中等為下八百元，次者四五百元；大都種植咸宜。獸類如熊，鹿，狍，狐，獸，狼，猻，水獺等，隨地皆有，故各種皮張及鹿茸，熊胆，鹿胎等藥材，運赴各省者，為數甚夥。其山產植物，如榛子，山梨，紅秋梨，木耳，黃花菜，甘草，防風，茱萸，著艾等藥材，隨處皆是。每年從事採取以遞發為業者，指不勝屈。復有叢密之樺林，高逾數丈，不生枝節，土人伐木製成巨輪大車，運赴呼倫貝爾，千珠廟一帶，交換馬匹，獲利亦頗不貲。經營此項事業者，為數亦夥。

二十一日，由泥爾基河口起程。該處有徵收局卡，有某民者近遭大故，購得衣物，用為裝殮之需，局卡堅欲繳稅，阻其船行，經記者緩頰始行作罷。所謂「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堪為此時誦也。行十五里，於午前十時至拖拉蘇。該處江流受山岸之夾護，水勢異常深急，其正北地勢平曠，水量因之較緩。以地當曠野，從無漁者至此。十二年夏，江水低淺，深只尺餘，有採山菜者，行經斯地，見淺灘近處有錐形蛤蚌，擬拾歸佐膳，劈其殼見有與豆相似之珠，光耀奪目，歸語其友，悉數收歸，由是馳歸家園，竟至小康。午後二時至登子科，距拖拉蘇十五里，該處人烟稀少，盛產櫟橡(即染房所謂之橡子青)，為青色染

科之最佳者。每年各處來此收割者，絡繹於途。行五十里，經庫里淺，拉兒淺，那一淺，伯河淺，杜魯門淺等處，至開河淺。除伯河淺山勢稍平，盛產銅及水晶外，餘者率皆屛山峭壁，居民鮮少。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惟沿江之山，久經斧斤，以致童山濯濯，甚鮮良材，非遠江數十里，難尋棟樑之選：此沿江森林大致情形也。沿江水流所經，盛產江石，諸色具備。每當夏季，來此採石者甚多。其用途以磨烟嘴，紐扣，及做一切裝飾物品，其價雖廉，然美觀堅韌，與玉相較，了無遜色。

二十二日起程，將行，居停主人告以近日以來，胡匪充斥，往來商賈，時遭刦掠，欲泥予行。予以既行程至此，焉能中道而返。當告伊曰，予非豪族，復無長物，設遇此輩，諒無他虞。主人聞言，笑以頷之。帆飽舟輕，隨波逐流，一聲珍重，而杳杳寄廬已入曉光迷漫中矣。行三十里，經泊四呼淺，至郞霍淺。該處沿江兩岸，峰巒叠障，樹木參天，正觀望間，迎面近岸，橫泊一船，向予舟錚然以響，繼而連續砰磅，貫帆橫桅，掠船而過，聚衆蜷伏艙底，不敢稍動，只得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聽其宰割而已。須臾槍聲旣止，喊令泊岸，舟子遵命，立停江干。旣見十數衣軍服者，蜂擁上船，翻箱倒篋，任所欲爲，將記者拍照之軟片，幾皆啓封，經婉言懇乞，始餘一二。搜檢旣畢，毫無所得，彼輩聲言，近日胡匪出沒無常，

予等爲保護行旅而來此，適間喊令汝舟泊岸，以便檢查，竟不爲理，必有隱情。大約將違禁物品投於江中無疑。繼而一中年者曰，若非連續射擊，此船早已兎脫，今宜縛諸有司，處以應得之罪等語。舟子聞言，與予作密語，並伸二指以示意。予以彼輩凶暴異常，既不可以理喻，復不可以鳴寃，耗時費事，諸不得也。當許如數以貲，彼輩天顏竟霽，轉怒爲喜，於是呼嘯而去。金錢色笑，今於此地見之。至此輩爲何處之有司，記者無奏維之胆，故未敢作嚴詞之詢詰也。午後十二時，行五十里，經海耳比，多金，徽古拉等地方，至博爾汽，率皆山勢連峻，形勢天成。除海耳吐盛產硫磺焰硝等物外，其餘皆產木材，以闊葉樹爲最多，針形者次之。兩岸近處，即見有狍羣十數，隨處跳躍，見人則逸。狍似鹿而小，頭亦生角，食草，不踐生物，其角與鹿茸相類似，故製僞鹿茸者，多以狍角爲贋鼎，其能辨眞僞之處，有一妙法。凡購鹿茸者，若係東北貨品，皆代頭骨一塊，於骨頭觀其皮毛，則自知矣。鹿皮厚毛堅，四季永不變色，狍則不然，皮薄毛粗，脆而不堅，春時毛柔而短，夏時深黃而堅，秋時色黃微絨，冬季經霜，脆而如草，其皮毛與草木榮枯有連帶關係：此購鹿茸不可不知者也。山海經云：鉤吾之山，有獸焉，羊身人面，目在膝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狍。若與此相考，則絕非江省現有之狍。然江省文牘沿用士人命名，皆以上述之獸呼之曰狍。記者

於動物學識毫無心得，尚欲質諸達者。斯處（博爾汽）林木叢密，背山臨水，朝暾反照，景色蔚然。記者命舟子泊岸，以便拍照。忽有輕騎十餘人，颯然而至，持槍威嚇，問記者何所適。答以天津大公報記者，勘查物產，俾謀生者有所遵循，攝影器外，別無長物，諸君欲用，請自擇焉。該匪聞言，語其衆曰：新聞界所負之責，在省風助教，宣揚民隱，故口誅筆伐千目不避，俾亂臣賊子，聞而改悔。今吾儕置身草莽，皆不良之政治有以致之也。若並與論界而摧殘，則國事民生，愈不堪問矣，荷槍求宥，餘衆下馬。記者答以禮，勉其江省地大物博，謀生最易，奈何挺而走險，捫之之五中，能不愧乎。答云從此遠離山林，從事正業，將來天倫團聚，皆公所賜。語畢策騎而去。若天下之人共明禮義而行之，則天下事尚未必不可爲，至其能否賣刀買犢，未敢必也。

午後四時，行三十里，經二台至嫩江縣碼頭。記者由江赴嫩時，僑友勸以地方不靖，復乘早車，勞險交加，多以危言阻予之行者。詎出彼之意外，現已達預定之地點，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着鞭有到時。嫩江原名墨爾根，民國初年，家嚴奎三君，試辦新政於此。伊時記者尚髫齡，泥人竹馬，嬉戲調文，流光若駒，轉瞬已屆而立矣。今番重來，直如丁令威化鶴歸來，風景無殊，舉目有河山之異。昔日坊豬，今爲繁華鬧市，滄海桑田，不禁感慨係之。

現有熟地七萬垧，氣候八月至三月寒，四月至七月暑。平均黑土五尺，四月下種，七月收割，每垧收穫粗糧二石左右，細糧一石上下。農產物以穀麥豆為大宗，紅糧菽子包米次之。山產以木材為大宗，江沿各處，即見工人於巨木之兩端，鑿成小孔，用柳條以代繩索，貫巨木於一處，名曰木排，待江水稍漲，順流放下，至省城一帶售賣，獲利頗巨。嫩江上流之森林，縱橫於內興安嶺及伊勒呼里山一帶，面積甚廣，合抱之樹，陰森繁茂。庚子之役，清軍為避俄軍追擊，曾經此林，由漠河潛赴嫩江縣。惟交通便利之地，現皆採伐，欲尋佳者，須於深遠之處，始能覓得。甘河位於嫩江之西，沿河各處，殆無居民。朱子橋將軍督江時，曾於崑龍溝東北修築輕便鐵道，達嫩江江沿，開採煤礦。以九峰山所產之煤為最佳，計分四種，白煤，烟煤，硬煤，褐色煤等是也。白煤品質純潔，無硫磺雜質，火力甚強，且能耐久，最適輪車工廠之用。每人一日能掘煤一千三百斤左右，開辦時每年淨獲純利兩千六七百萬元。迨朱氏去後，日趨賠累，因而停辦。為政要在得人，其斯之謂歟？去嫩江縣東南三十餘里，有胡爾冬吉山，其地盛產硫磺。清康熙六十年之夏噴火，聲聞數十里，數月方止。噴出硫磺石片，積成一山，蒸熱達十數里，亦我國所罕覯也。其東北有伯根里地方，於十八年春有民戶魏洗清，於院鑿井，發現極佳之白煤。由齋滌世發起開採，終以財物不足，及多方掣肘，

因而作罷。嫩江上流，由伊勒呼里山西南卡蘭格布爾山下，爲嫩江之源，計長三百餘里，斯山爲興安嶺支脈，與伊勒呼里山，莽鼐哈達七峰山，庫勒木耳山，阿崑迪奇山，達柯倜音等等山相連貫。水東南行入嫩江者，如那約里河，西伊布斯肯河，喀奈河，都里河，多布庫河歐肯河等是。西行會入嫩江者，如訥約爾河，東伊斯肯河，額勒和肯河，倭多河，呼特和奇河，護魯爾河等是也。沿江一帶，率皆山勢險峻，古木障天；除杞鱗人鬮獵可抵外，其餘殆無居民。惟以盛產木料，皮張，銅煤，硫磺，藥材爲著稱。自嫩江縣以北各處，故屬河流交叉，物產豐富，奈以水量淵淺，復乏村鎮，故無船隻航行其間。每當夏令伏汛，於水勢大漲時，除伐木之人乘時沖放木排外，其餘終年幾無行者。嫩江縣斯處齊黑驛路之衝，復爲產糧要區，原有商號千餘戶。自中俄決裂後，富紳巨賈，恐受礮火之驚，相率他徙。以致百業停頓，經濟方面，異常支絀，防軍久駐，叢戚旱澇，原有商號，幾閉三分之二，即以地價而論，上等毛荒，原售一千餘元，現已跌至六七百元。售宅鬻產之戶，比比皆是，經濟困窘，概可想見。方此春暖土解，正農事忽忙之時，甚願當局設法接濟，以拯孑遺，既興地利，復裕民生，用慰若生之衆，誠幸甚也。由嫩江至漠河，中經伊勒呼里山，山勢險峭，騎行至此，時有隕墜。夏令自嫩江以上，不能行船，冬季冰雪滿途，行旅尤艱。故每年經此道赴漠河者

甚少，不特無人通行，即知此路能通漠河者，亦甚鮮。自民國元年十一月，俄人為抵制我錦璦鐵路計劃，欲竪通由漠河至齊齊哈爾之路，擬先行汽車，後為敷設鐵路之張本。故用杷雜人為嚮導，用汽車四輛，於斯年十二月間開始探路，行至伊勒呼里山，墜澗二輛，迷失一輛，餘一輛因汽油用盡，停於中途，復回漠河。從俄人欲通斯路失敗後，華人始知伊勒呼里山能通漠河。朱子橋將軍督江時，擬竪通東西北三路，一屬於東路者，由慶城縣經鐵驪縣，循呼蘭河布倫山至烏雲縣，名鐵烏路，委畢拉爾路協領督修。二屬於西路者，由嫩江縣循甘河越英吉奇山至哈拉爾，名嫩吉路，委托河路協領督修。三屬於北路者，由嫩江縣東經興安嶺西麓，越伊勒呼里山至漠河，名嫩漠路，委庫瑪爾多布庫爾兩路協領督修。完成後，既便商賈往來，復可經營林礦墾殖，尤可便利交通，以固國防。正興辦間，旋朱氏去黑，竟至中輟。記者以嫩江各處，業經調查竣事，當於二十六日首途反省。乘汽車經伊拉哈對面泉等處，至喀爾哈斯。地距訥河四十五里，盛產黃土，質細如泥，可做五色顏料。十七年間，訥河縣知事劉瑞霖派李福堂承辦其事，開礦採取，事為實業廳聞悉，擬由廳派員監辦，欵由訥河籌撥，雙方衝突，由是停工，無人過問矣。十二時抵訥河縣，遙望嫩江西岸，起干克達嶺，如在目前。該嶺有棚條邊一處，經布西越中東路之成吉思汗站，至洮昌道屬之加哈訥戈勒地方止

，計六百餘里，蜿蜒如長蛇，沿邊一帶，柳林叢密，爲天然之長城。據土人言，清都盛京時，植此以限胡人，惜無專書可考，是否未敢臆斷，姑誌之以待考證。午後三時，經拉哈站孤店寧年站，沿途岡嶺起伏，綠滿郊原，農夫從事耕作，牧童叱牛驅羊，怡然之樂，若不知邊疆告警，共黨猖獗者。吾思古人士不如歸去之言，實非虛語。但覺精神疲倦，未幾已夢入邯鄲道上作甜漫遊耳。一夢未覺，已至龍江省垣，隨即買車返寓，俾慰終朝之碌碌焉。

總之，以上所述，嫩江上游，樹木森森，五金各礦，蘊藏深原；其下游一帶，沖積土層，又極膏腴，復富魚產。若發當款，大事移民，不出五年，富可以立睹。望當局者設法倡導，俾人盡其事，地盡其利，財裕民安企予望之矣。

白眉初著各種圖書一覽表

書名	價目	備考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二厚冊五元	人文地文記載詳盡
京直綏察熱誌	二元五角	凡地文人文教育實業水利路政財物社會狀
滿洲三省誌	三元	況沿革古蹟無不備具
魯豫晉誌	三元四角	
秦隴羌蜀誌	四元	
鄂湘贛誌	五元	
地文之部	四元	專述中國地文
中國人文地理	二元	專述中國人文
寫真中國地理教本	八元	言簡意賅為初中最良教本
地理哲學	一元二角	闡發地理義蘊極有趣味
國都問題	二十枚	闡述南北兩都痛切淋漓
今日之琿春	一角	痛述民九日本侵佔琿春之慘案
燕趙水利論	一角	說明河北水利義極詳盡
蒙古詳圖	一元	內外蒙古一覽
中華民國省區全圖	一冊二元二角	為學地理者必備之品
國恥地圖	一幅四角	係中國全圖上插入國恥一舉兩得
國民明恥中華民國快覽圖	明春出版	集國誌之大成
建國方略地圖	計畫中	
中國分省教授挂圖	計畫中	

總發行所　北平宣內南閘市口回回營三號電話西局一二一五七

雜俎

一　燕下都考古團工作簡報

今春，國立北京大學與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員會合組燕下都考古團，前往河北易縣城東南燕下都故城，從事發掘。其城東西十三里，南北十餘里，城垣略作斜長方形，甚不整齊。內外有土台三十餘，而以城內東部之武陽台爲最大（武陽台即水經注之黃金台）。考古團初擬由此處發掘，繼以台上舊有寺宇，雖早摧毀，然石像破屋猶存，又台下即爲武陽台村，有居民百餘戶，恐遭反對，最後乃決定就古燕城北之老姆台（即水經注之蘭馬台），加以發掘。其地在燕下都故城之北，北臨沙河（即濡水，俗名北易水），南去武陽台三里，東至練台村二里，西至北荒村一里，西北至縣治十又五里。台基周圍三十畝，高五丈，台上牆垣尚存，門居西北隅，中間有土阜直立，高丈六尺，上平正，全體作截頭圓椎形；下周二十步，似爲塔之遺跡。自四月二十七日開工，每日僱工少則十人，多則四十六人，而僱工三十八人之日最多，至五月三十一日停止。中間除五月十五日因雨停工外，每日工作時間，上午七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七時。分台上爲四區；東北爲第一區，東南爲第二區，西南爲第三區，西北爲第四區。後又開掘台北葦塘東一溝，名曰外一區。復於台東發見銅龍（民國初年事）處

之東闢土，開掘數處，因外二區。計共發現物品二百零一袋，又二十六箱，現正在整理研究中。其發掘重要物品如下：

(一)台北面發見瓦片，焦土，灰燼甚多，瓦當之發見亦夥(其圖案爲陰文者一件)，陶片亦有之。又有形似柱迹之發見，柱焚化爲灰，充滿柱迹中，均在葦荻土牆內。又有欄干磚及銅器，欄干磚之塗彩，尚隱然可睹，且雕作外凸。

(二)台中燕文化層下有沙土層，發見陶作，形製古樸，細繩紋者最多。瓦皆單層，非如燕瓦之製作，於瓦外貼以較精之圖案，諒係殷代之物(？)，尚在鑒定中。又有半兩錢範及五銖之發見，係漢代物也。

(三)台東發見銅龍處之東闢土，所發見之物，以殘豆，瓦片，陶片爲最多。又有殘明刀一柄出土，亦有井圈之發見，徑一米有餘，尚未鑒定爲何時物。

(四)台上南面斜溝深半米之處，即有隋唐殘斷磚瓦之發見，其東端又發見掘殘鐵香爐一片，其西端發見磚(繩紋)，瓦(布紋)，土灰，陶作，農家用具(鉬，斤，錐，權，鐮，均鐵製)，兵器(鐵，鉞，鐵刀，銅鏃等，均殘)，柱頂石等。又發見帶黃釉小陶罐一件，內有隋五銖十餘枚，又有小銅鎖數件，皆隋唐時物也。俟將來將所掘得物件，整理就緒，

騐定準確後，於學術上定大有裨益也。

二　西北科學考查團的消息

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黃文弼君，日前由新疆函致馬幼漁諸人云：

……上略。弼自去冬由于闐返迪後，本擬卽時東歸，因天氣甚冷，俄道亦未暢通，而吐魯番鄯善一帶，爲古時西域文化中樞，故擬乘此時前往視查，作有系統之研究。於二月中旬至吐魯番之雅爾湖，爲古交河郡地，工作結果，發見字磚及陶器之屬若干，以其歷推其年號，可補高昌世系之闕。轉至哈拉和卓及魯克沁一帶考查，並在魯克沁南五六日程，覓得一帶古址，結果頗爲圓滿，蓋遠古人類居住之遺跡，史後國外之通往，藉此可得一證明也。……下略

三　安得思蒙古考查團的工作

美國安得思博士所領導之蒙古考查團，自離平後，卽入內蒙腹地考查，據聞在距張家口西北三百哩處，發見一化石極多區域，現正加緊工作，預料定有良好之結果云。

四　邊荒又發見一座古墳

歸化城東郭有舍利子一座，土人呼之爲白塔，據云建築在隋唐以前。八面玲瓏，高十三

級；各級有石門，門內昔有石佛，今已被盜竊一空。中有碑碣，無序，僅書樂捐人名，視其字跡，大與磁君墓誌銘相類似。遠近人士，愛其古老，前往拓印者甚多。塔之上層，昔年藏經甚多，今已全數遺失。塔畔有一村，以近塔遂名白塔村。村中有張姓，其窗前因雨水太頻，地忽塌陷，當經主人審視，係一起旋磚墓，中置木棺一具，完好如新。惟經年太久，木性全失，稍一移動，屍骨暴露。省府技士高某聞知，好奇心動，遂進墓內，審視，並無他物，僅墓磚纍纍，當取一塊，並將屍體之後腦骨附攜一片。據醫學家云普通人之後腦骨，其厚不過一分，而此骨則在三分以上，經如許年代，其厚如此，其人之高大可想。至其磚，由紋理觀之，似爲秦漢時之物云。

五 李陵碑的厄運

綏遠茂明安旂境有烏拉特山，林木鬯茂，勝蹟頗多。其附近昆都河畔，有李陵碑（？）一座，巍然屹立，字跡已剝蝕不易辨識。今歲七月下旬某日，塞北雷雨大作，霹靂一聲，碑角竟被雷震落一塊。一時傳遍遠近，於是謠言大興，謂爲邊氛不靖之兆，因之附近蒙人，結隊膜拜，喇嘛唪經，聲徹霄漢，以祈災禍不臨云。

六 南京戶口新調查

據最近調查，南京居民戶口：共十萬四千零一十戶，五十三萬九千零八十三人。

七　那一國的書多？

全世界各國圖書館，以法國京城巴黎國立圖書館（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of Paris）藏書最多，在四百萬册以上。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可居第二位，藏書三百二十五萬册；該館經費富裕，新書購置甚速，每年約增九萬册。英國博物院圖書館（British Museum Library）亦過三百萬册之數。德國全國有公立圖書館一百六十所，總共藏書達三千萬册，爲世界最多書之國。法國有圖書館一百十一所，總共藏書二千萬册，英國有圖書館一百零一所，總共藏書一千八百萬册。全世界每年出版書約二十八萬三千種。自古至今，全世界所有書籍，約一千七百萬種。十六世紀出版書約五十七萬種。十七世紀出版書約一百二十五萬種。十八世紀約二百萬種。十九世紀約八百二十五萬云。

本會出版書籍之二

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　精製華裝一厚册　定價五角

本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年來國內地學界博大精深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史地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列下：

一　中國地學圖考原……陶懋立
二　西遊錄今註……張蔚西
三　湛然居士年譜附世系雜考……前人
四　成吉思汗園寢發見記……前人
五　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思汗園寢書……屠敬山
六　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七　答張蔚西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屠敬山
八　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九　成吉思汗陵寢之旁證……前人
十　灤口黃河橋古爲雒山淤湖說……蔣觀雲

發行所　本會
分售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

會務紀實

(一) 斯文赫丁博士講演

本會名譽會員斯文赫丁博士，於六月一日應本會之請，在北大二院作公開講演。是日下午三時，徐旭生先生偕博士蒞會，茶敘一時，即赴會場，聽講者多各校學生，瑞典代辦旁格培君亦來。首由徐先生致開會辭，略謂博士為世界著名地學專家，曾數次赴新疆西藏探險，在地學上，厥功甚偉，今日抽暇講演，本會殊為榮幸。繼博士遂起立用英語演講，講題為羅布淖爾及最先發見喜馬拉雅山最高峰問題，由張星烺教授口譯，約一小時始畢（講辭已載本期雜誌），當在會場外攝影以為紀念，並公宴之於東興樓云。

(二)本會派人出席英國皇家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

英國皇家地學會成立迄今，已及百年，爰有紀念會之舉行，函邀本會派代表參加。本會以事關學術，遂託荷蘭來敦大學教授張天澤碩士，就近代表赴會。開會情形如何，張君定有詳細之報告也。

本會出版書籍之三

地文學　　張相文著　全一册　定價六角

是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所著，現已三版。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册也，

本會發售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爲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沿十一號（暫在北海公園團城辦公）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爲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担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査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酌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隨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二十九年 第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內　電話東局三七九四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和平門內北新華街路東　電話南局四五七吝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郵費			廣告	注意
每季一冊大洋六角	半年貳冊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四冊大洋貳元四角	本國每冊三分	日本南洋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每冊壹角	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